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我是盧瑞華 Lisa，聾人，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初級研究助理，現在牛頭角平安福音堂幼稚園教聾童，並逢星期六教嬰兒手語班。

我曾在啟聾學校和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工作，現在牛頭角平安福音堂幼稚園教聾童、家長和健聽老師手語。我發覺很多健聽人士對聾童有很多誤解。

舉出第一個例子，聾童以前在某幼稚園（該校不批准用手語）讀書，過幾年後，聾童仍然未能說話和不懂手語，引致聾童無法表達自己，整日發脾氣、無理取鬧、大哭等，使老師和家長覺得那聾童很情緒化。那聾童轉到牛頭角平安福音堂幼稚園後，聾童慢慢地學手語，情緒有改善，反而開開心心上課，越來越勇於自己表達。還有，那聾童學了手語後，口語都顯示有進步了。

舉出第二個例子：聾童做過人工耳蝸或戴助聽器，有些聾童家長誤以為孩子已成為健聽人。因此，家長只用口語對聾童說話，甚至在他們後面說話，不用手語和聾童溝通。最後，聾童根本不知家長說什麼和沒有回應，並惹起家長氣憤和責罵孩子，究竟孩子做錯了什麼？

舉出第三個例子：很多健聽人士害怕聾童學了手語後，不想說話或口語退步很多。其實是相反，如聾童被迫學口語，不批准學手語，反使聾童無法理解詞語的意思。例如：「魚」、「圓」、「豬」、「月」、「書」，全部口型一模一樣。老師要花一整天教聾童使用正確的發音，雖然聾童能使用正確的發音說話，但不理解詞語的意思。如加上手語，聾童很快掌握到，然後，很快使用正確的發音，並能節省老師的時間呢。

舉出第四個例子：我是過來人，曾在真鐸啟喑學校（現改名為真鐸學校）讀書。鮑校長十分嚴格不批准我們用手語，一定要用口語。老師用口語教學，使我們一頭霧水，根本不瞭解老師的教學內容，導致我們無法吸收知識。老師以為我們愚笨和不明白，故延伸和重覆教學內容，甚至中五中文科等如中一中文科！有些舊老師「秘密」用手語教我們，使我們能專心上課，完全能明白到老師的教學內容。長久以來，我們確實學到了很少知識，何況怎能參加香港會考呢？有個同學曾報名香港會考，結果得全部「肥佬」！畢業後，我們很難考入學院或大學，只好地找工作。還有，我們因學歷低和學識少，故遇到工作困難重重，並工作收入不理想，致我們生活有困難。可見得這是惡性循環，單一口語教學對聾童有很大不利。因此，我十分希望老師使用手語和口語雙語教聾童。

總結，過來人的我十分明白健聽人士很希望聾童多些學口語為將來踏入社會，能夠和健聽人士溝通。不過，我非常希望老師使用手語和口語雙語教聾童，而且能幫聾童吸收多些知識。還有，我懇求你們千萬不要抹殺聾童的手語。聾童十分需要你們提供手語支援，而且希望香港政府繼續支持手語雙語共融教育，提供聾人教師專業培訓、專業聾人教育培訓、手語培訓及配套資源。

盧瑞華

2014年5月26日

尊敬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您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員。有關手語雙語共融教育的好處，項目內的聾健學生與他們的家長都已經用親身經歷告訴您了，我也沒有必要贅言。我想要告訴您的是，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延續，不僅僅是對聾童，而是對整個香港社會都大有裨益。而這個項目傳達的理念，正是爲了構建一個理想的社會，一個沒有障礙的共融社會。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教育計劃，在計劃下的課堂裏，聾的小朋友並不是被當作特殊的個體，而是由聾健老師與健聽學生一起，為他們建構了一個讓他們不顯得特殊的沒有障礙的環境。如果您有機會去見一見他們的課堂，就一定也會這麼覺得。失去聽力並不意味著失去受教育和學習的能力，失去與健聽同伴交朋友的權力。而在這個項目中，所有人正在努力做的就是要建立一個讓他們不需要聽力也能夠愉快地獲得語言、融入課堂、獲取知識、追求屬於自己的人生的，沒有障礙的環境。

其實不止是聾童，當一個人在某一方面顯得特殊，這並不代表他/她就必須面對所有一切理所應當伴隨而來的挫折和障礙，因為那些隨之而來的障礙，大部分都是社會帶來的，是組成社會的每一個個體，也就是我們帶來的。是我們在冷眼旁觀，是我們在說：你做不到，因為你聽不見/看不見/自閉/喜歡同性/是有色種族/貧窮。這當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解決的問題，但在一個沒有障礙的環境中，每個孩子都會看見彼此的努力，一起成長，那些孩子就不會有一天變成醜陋的我們，不會因為樹木而否定樹林。在這個項目裏，我們看到的正是這樣一個前景美好的社會的縮影。

儘管目前計劃中，一個年級只有幾位聾生受益，但當這些聾生長大，成為了社會棟樑，人們就會明白一個道理：並不是聽障為聾人豎起了處處碰壁的高牆，而是他們成長的環境、是他們碰到的同學、老師、陌生人，決定了他們能否破繭成蝶。而在這樣一個沒有障礙的環境下長大的健聽孩子，在進入到社會之後，也會如一股清泉注入，把這種包容與理解帶到全社會。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是一顆種子，如果能夠獲得灌溉，總有一天會成長為一棵蓊鬱的大樹，而當這棵大樹開花結果，共融的理念將會逐漸滲透到香港的整個社會。

而現在，這個才剛剛起步的計劃卻無以為繼，這對於過去七年來為構建這個無障礙的環境而付出了無數心血的教師、研究員、家長以及孩子們來說，是非常殘酷的一件事，而對於香港社會來說，失去了這樣一個堪稱理想社會典範的優秀的共融教育計劃，也是非常大的一項損失。

這些年來，許多國外學者專家都前來探訪過這個計劃，他們都驚訝于雙語共融的理念竟能在香港實現得如此自然。在亞太各國，乃至於在世界各地，都少有像香港這個計劃這樣基於理論且成效顯著的針對聽障兒童的教育計劃。而如果他們得知這樣一個優秀的計劃，卻未能獲得政府的支持而即將面對中止的命運，是不是也會感到遺憾，而對一向以包容與平等著稱的香港政府抱有疑問呢？

萬望您能夠聽一聽我們的心聲，想一想香港的未來。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需要政府的支持，才能夠繼續發展，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個計劃也將成為政府執政能力的重要證明，讓全世界看到香港在特殊教育、在平權、在構建無礙社會上作出的努力。

祝您愉快！

程琪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

致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 支持手語雙語共融教育

本人是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負責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主要職責是在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內，與學校老師或聾人老師協作教育聾生。

能夠參與全亞洲唯一的手語雙語教學計劃，我感到很高興。此計劃於國際聾人教育界已略有名聲，不時有外國學者到校參觀借鏡。但更高興的，當然是有幸陪伴聾生成長，以及見證聾生和健聽學生之間的友誼。

#### 為何聾生需要手語？

部份聾生配戴助聽器或安裝人工耳窩後，聽力尚可，口語能力足以應付日常溝通。然而課堂內容對小朋友來說，畢竟是新鮮艱深的概念，隱約聽到加猜測並不是學習良方。所以本校共融班上課時有兩名老師，學校老師以口語講課，另加一名聾人老師或懂手語的健聽老師以手語協作教學。使用聾生能夠完全接收的語言——手語，聾生不用擔心聽不到或聽錯，與健聽同學終能於相對公平的起跑線上奔馳。

再者，科技並非萬靈丹，有部份聾生即使使用了該類助聽器材，依然聽不到，主要使用手語。如果學校沒有了手語協作教學，可以想像他們每天只會呆坐於課室中。將有特別需要的孩子扔於主流學校，卻不加以適當支援，就稱之為融合教育，是多麼的可笑——他們只是存在於主流學校當中，卻根本沒有接收到任何教育。

#### 為何聾生不「融合」於其他主流學校？

政府高舉所謂的融合教育，實行方法卻只是每年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提供津貼予學校，讓學校每年斷斷續續地依靠質素參差的外購服務，毫不負責。政府不用費神策劃，學校可收特殊生扮融合，服務機構有錢賺，看似是三贏；輸的卻是可憐的孩子！

要幫助聾生，只有政府持續支援發展手語雙語教育，讓某些主流學校收到一定數量的聾生。如本校每年收約六位聾生，他們之間可以互相扶持，而校方亦可持續累積教導聾生的經驗。請不要逼使他們孤單地散落於一間一間沒有手語的主流學校。曾聽說過其他主流學的聾生不肯戴上助聽器，因為同學少見多怪，而全校唯一的聾生亦因此自卑起來，不敢正面面對自己的身份。慶幸本校聾生不只有同儕，更有聾人老師作榜樣。是以聾童們都能正面面對自己的聾人身份，積極面對困難，發展所長。

### 為何聾生不上聾校？

萬一本計劃不能持續，而聾生需要手語，就只能上聾校。學校是社會的縮影，然而聾校只有聾生，難以模仿社會真實情況，難以使聾生作好準備將來投入社會。眼見本校聾生和健聽同學相處融洽，雙方均會以手語、口語或其他方式溝通，深感這樣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縮影。聾生不會害怕面對健聽人，而健聽學生也學會與社會上不同需要人士平等相處。

手語教育和接觸主流社會的機會，只是政府製造出來的假兩難。事實上兩者大可以並存，但政府卻迫聾生和家長二選一，完全沒有嘗試為學生尋求最大的得益。希望政府跟從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發展手語支援，並為特殊需要學生提供最合適的教育。是以在聾校以外，應讓聾生亦可選擇在主流學校接受手語教育。

### 為何健聽學生也支持本計劃？

聾生並不是本計劃的唯一受惠者，健聽學生同樣獲益良多。自 1997 年起，教育局強調兩文三語，期望學生能跟不同語言的人溝通。本校的健聽學生，更是精通兩文四語——多了香港手語。當中更有學生年紀少少已立志將來成為手語傳譯員，為共融社會出一分力。

### 為何政府不支持手語雙語共融教育？！

七年來本計劃的成效大家有目共睹，聾生在本校健康成長，都是身心健康又有自信的孩子。可惜賽馬會的資助即將完結，如果政府不接手支持，如果教育局依然不負上早該負上的責任，逼使計劃不得不結束，實是一大憾事。

譚啟聰是本計劃中的小一聾生，有天他問老師，如果計劃停辦，現在的幼稚園聾生畢業後怎麼辦？連幾歲孩子也懂得為他人切想，希望政府同理心不會比幾歲孩子薄弱，能夠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本人懇請政府支持繼續發展手語雙語共融教育，在特定主流學校內尤其就以下三方面提供持續的支援：

1. 有長遠策略訓練老師手語
2. 訓練聾人成為教師
3. 安排以手語協作教學的人手

敬希政府好好考慮以上建議，使聾生能在主流學校中接受手語雙語教育，讓聾生和健聽學生得到最合適的教育。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盧可人謹啟

2014 年 5 月 21 日

To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Hong Kong Mr. C Y Leung,

My name is Mandy Tang Hoi-Man, I have severe hearing loss on both of my ears since birth. I began my speech training since age 1. I was raised by my hearing parents and grew up in an oral environment with no exposure to sign language and Deaf culture. I went through primary and secondary mainstream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nd later continued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Fine Arts in Canada. Upon university graduation in 2006, I returned to Hong Kong. In 2010, I began a one year full-time Master degree in Linguistics with a focus on Sign Linguistics. Currently, I am working as a teacher for the deaf under the Jockey Club Sign-Bilingualism and Co-enrolment in Deaf Education Programme at the Kowloon Bay St. John the Baptist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for the Centre for Sign Linguistics and Deaf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 realize the suppression of the use of sign language and the lack of support for deaf students in Hong Kong, especially in education. I am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and advocating the use of sign bilingualism in education for the benefits of deaf children enrolled in mainstream schools. I will share my own insights especially on the importance and benefits of sign bilingualism in education for deaf children.

A lot of people often wonder why I choose to become a sign bilingual while my speech is excellent and that I seem to fit in well in the hearing world. They thought that my clear speech ability give me happiness through academic success and achievements, and pride to fit in with hearing people. In fact, people often not able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limited hearing reception and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burden and pressure while I grew up using oral language only. I often felt lonely when studying in mainstream schools where I was always the only deaf student, and I developed a shy and introvert personality, being deprived of social interaction with hearing classmates with the fear of feeling different from them. Feeling different was a major psychological burden for me to accept and embrace my identity as a deaf person, and to feel confident in whatever I did or wanted to pursue while growing up.

It is sad that in Hong Kong, social inclusion means for the disabled to be accommodated and be accustomed to the standard and desires set by the majority. Deaf children are expected to become 'hearing', to be in the hearing culture and to use speech. Being Deaf, being in Deaf culture and to use sign language in Hong Kong is misunderstood by the majority as underprivileged and inferior. Only after my Master degree where I learnt more about sign linguistics and sign bilingualism, I started to develop a sign bilingual-bicultural identity where I can feel proud and comfortable to be whom and what I am now.

Developing a healthy identity is paramount for a deaf child to attain their full capabilities. Sign bilingualism opened up choices and more guarantees than contact with just one language, in my case, with just oral language. I wish I had become a sign bilingual since early childhood for the benefits for accessing wider world knowledge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to develop better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to be acculturated to both the hearing world and Deaf world using oral language and sign language.

The Jockey Club Sign-Bilingualism and Co-enrolment in Deaf Education Programme at the Kowloon Bay St. John the Baptist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is exactly helping deaf children to learn and to grow up happily for who they are.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s get better with the sign language exposure and support from their deaf and hearing teachers. They are all now learning equally with other hearing classmates, and they are all respected and being appreciated for their strength and own difference as a unique person. This learning environment also in turn alleviates the inclusive atmosphere in the whole school. It also proves a great outcome as the school is honoured to be selected as one of the Caring Schools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in the Caring School Award Scheme this school year.

I hope you can support the sign bilingual education for the sake and future of the deaf children who can be as bright as they can be! You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to see how simply and how great a sign bilingualism as a language preference in education can open up the full potentials and possibilities of individuals who benefit from it.

Thank you!

**“One never regrets knowing several languages  
but one can certainly regret not knowing enough...”  
- François Grosjean**

Yours sincerely,

Miss. Mandy Tang Hoi-Man

Teacher for the deaf

At the Kowloon Bay St. John the Baptist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for The Centre for Sign Linguistics and Deaf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OCK TAO SECONDARY SCHOOL

樂 道 中 學

Mei Lam Estate, Shatin, N.T. 新界沙田美林邨

Tel 電話: 2602 1000

Homepage 網址: <http://www.locktao.edu.hk>

Fax 傳真: 2692 7712

Email 電郵: [school@locktao.edu.hk](mailto:school@locktao.edu.hk)

立法會秘書處執事先生/小姐鈞鑒：

本人乃津貼學校樂道中學之校長。本校自本學年(13/14 學年)起，開始取錄聾童，現共有五名在學；在照顧聾童之餘，亦使我由此明瞭他們在學業上所遇到的困難。

受聽障所限，聾童的語言發展未如健聽學生的水平，其學習效能亦因受制於此而較低。有鑒於此，本校決定嘗試於聾生的部份課堂額外安排人手輔以手語解說教學內容。在手語的輔助下，聾生能較準確地接收老師的指示及把握課堂內容，對學習較前積極，效果良好。在校內，本校為促進共融，亦以不同活動推廣手語，師生對聾人的認識亦均有提升。以上措施雖然為功尚淺，但仍使本人深感手語對聾童及促進共融的幫助之大。

香港中文大學的「手語雙語共融計劃」致力於社會及校園推動手語雙語教學，若可從政府獲得充足資源，應可裨益廣大聾童，使之可與健聽學童享有均等的學習機會，提升其學習效能，進而使香港朝着共融社會的理想更進一步。

萬望「手語雙語共融計劃」能得到政府幫助，使之得以延續，以期更多聾童可於小時受惠，長大後能融入社會，不致成為被孤立的一群。敬請鈞安

樂道中學校長



鍾呂傍 啓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我是一名聾童家長，亦是一名有數年教導聾生經驗的老師。我的兒子現時六個月大，於出生後在醫院新生嬰兒聽覺測試中不及格，後被診斷為雙耳中度聽障。

我是香港中文大學手語語言學系碩士畢業生，曾經在聾校任教一年，後來以中大同事身分在本港唯一一所推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的小學工作，其後再成為該校老師。我深知道手語，作為一種語言，對於一個聾人的認知、學習、社交都極為重要。其實起初我對共融計劃心裏也有點疑惑，因為知道聾生的學習問題不少，覺得要分別，甚至是個別照顧他們的學習需要，所以我覺得他們似乎在聾校學習更好，。

可是，隨著過往數年的觀察，沒錯，我發現到有部分聾生需要較多第二層甚至第三層支援才能在大班學習，但其實他們跟其他學生沒大分別，因為不少學生也有補習，也有家庭支援，聾生只是因為需要透過手語學習，而不能在家或在私人補習中得著適切的支援，才要中大同事提供第二層和第三層支援吧！現在回望，比較聾校與我現職學校的共融計劃，我真心認為後者的共融計劃優勝得多，其中一點是聾校學生少，競爭少，聾生對自己的要求不會高，而且聾校亦常刪減和簡化教學內容，因此聾生未能全然發揮他們的學習潛能。

再者，共融計劃的得益者並非只是聾生。社會重視學生的德育成長，「關愛」，並不是口號，也不是腦裏空泛的概念，亦不僅是心中的一分感動，在推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的校園中，因著聾生的存在，健聽學生每天都有機會實踐關愛，他們亦從聾生身上得著激勵和鼓舞。這分關愛亦漸漸不只在聾生身上，整個校園可說是瀰漫著關愛的氣氛。

最後，若這共融計劃真的要終止，將會是香港聾生的大損失，他們只能夠選擇在聾校或普通的主流學校就讀。若在普通的主流學校就讀，每天上學八小

時就是在課堂裏靠讀唇去猜老師說甚麼，沒有聾人老師再楷模，沒有聾人同學作伙伴，學業及社交成長因此面對重重困難。對於普通的學生，每天的學習，已經是充滿挑戰，因為每一節課都在學習新事物，對於聾生，還要加上聽不見、聽不清的障礙，我認為這成為了他們不必要的負擔。政府推行母語教學，手語正是聾人的母語，政府若不提供機會讓他們在學校透過手語學習就是不公平對待，沒適切地照顧他們的特殊需要，沒有讓他們的學習潛能得到完善的發揮。

我的兒子，「只是」有中度聽障，但我仍極希望他能在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中成長，我深信所有清楚認識手語和聾人需要的聾生家長也會這樣想。我亦難以忘記我認識的聾人朋友每次分享他們在主流學校中掙扎求存的辛酸。

在此，套用我一位聾人朋友的「金句」，也是我很喜歡的：「聾人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公平的機會。」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老師

黃悅安 上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在主流學校推廣手語雙語」議題之個人意見及感受

Jenny Ngai

to:

shau

26/05/2014 17:15

[Hide Details](#)

From: Jenny Ngai

To: [shau@legco.gov.hk](mailto:shau@legco.gov.hk)

Please respond to Jenny Ngai

致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現附上5月28日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會議有關「在主流學校推廣手語雙語」議題之個人意見及感受。

你好!我是聾人大學生兼教學助理，與學校老師協作教育聾生。我出生於平民家庭，自小在香港聾校接受教育，父母也從來沒有為我計劃過甚麼升學計劃、就業的康莊大道。當然，入大學這目標是有的，可惜這個目標，在經歷了大專的融合教育後，已經化為了灰燼，因為天生完全聾的人讀大學很困難，根本不可能實現。經過兩年的工作，在身邊朋友和上司的鼓勵下，終於我報讀了香港教育學院特殊教育的課程，獲得取錄後，開始了一個我從來沒有想過的教育路，真的沒想過以自己的能力竟然能入讀香港的八大院校，最驚喜的是教院願意提供手語傳譯服務，這是香港聾人教育的突破。我必須要感謝為支援聾人學生在教院學習而默默工作的所有人，為我們提供各種安排包括手語傳譯服務、攝影器材等等，多謝課程的老師和同事們的幫助和配合包括安排、筆記、選科諮詢等等，他們都盡心盡力，在準備課程內容及在課堂內也為我們聾人學生作出教學上的調適。沒有他們在背後的努力，我們聾人學生根本不能在教院裡輕鬆愉快地學習。

上學期修讀了三個課程，有了手語傳譯服務，讀得較輕鬆，不用比別人加努力，終於能夠公平地學習。與大專相比，那個時候我需要比別人努力幾百倍才能拿到好成績。在大專學習的時候，由於生理上聽覺接收不到口語的資訊，每天留在課堂發呆，下課後只好借了不少中英文書，靠看參考書去補足課堂上接收不到課堂內容的遺漏。可是，文字符號只能表達有限的內容，加上中文（書面語）是我的第二語言，也沒有「口語」的語料輸入和老師所分享的個人經驗，我理解書本內容時有點吃足苦頭，用中文思考後再翻譯成英文的過程真是又漫長又辛酸。對於我來說，最直接有效的溝通方法是手語，因為我的口語發展較其他健聽小孩慢，直至進入聾校才有機會接觸「手語」，我才開始擁有我的母語——手語，其後再學習第二語言（中文及英文）。現時在香港教育學院的

課堂裡，有了手語傳譯服務，我不用比別人花上更多的時間去找看參考書，也不會再有在課堂上接收不到資訊的情況，我還有時間做我喜歡做及認為重要的事。除了中文和英文都是香港的法定語文，身為聾人使用多一種語言—香港手語，在不同環境內運用三種語言的輸入輸出(包括香港手語、中文及英文)，在一個學期內一定進步了不少，讀得較輕鬆。我現在終於明白了「愉快地學習」的意義，不是為了向別人證明聾人能力，而是在沒有原因下學會新知識，比較快樂。

修畢第一個學期的課程，我上網去查成績時，還是有些緊張，看到結果時，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竟然得到了成績良好。教院作為全港第一所大學提供手語傳譯服務，作為教院的學生我很自豪，我很希望其他大專院校能仿效教院，將來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一個合理公平的學習環境。另外，我希望政府跟從聯合國殘疾人權公約，無論在主流學校或特殊學校發展手語雙語教育，提供持續的支援是要有長遠策略訓練老師手語，訓練聾人成為教師、社工等等；還有訓練專業手語傳譯員課程，讓健聽人成為持牌有效專業手語傳譯員。

如有任何問題，請以電郵與本人聯絡。謝謝!

祝您愉快!

讀香港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士的聾人學生  
魏美珍

## 在主流學校推行手語雙語

致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本人為一名有十七年教學經驗的教師，先在主流中學工作十一年，然後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每級的其中一班有五至七名聾生，和二十多名健聽學生一同學習、一同活動)教授聾健學生，在伙伴的小學和中學工作共六年。

### 聾人教育應有聾人老師和手語

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在教育系統中加入聾人老師和手語，讓聾人以他們的母語——手語，無障礙地學習，是聾人的權利。可是，現在香港教育局推行的融合教育，把聾孩子放進主流學校後，完全沒有手語的支援，語言障礙令學校內的資訊不能全面通達至聾生，影響他們的認知發展和學習；令老師不能和他們有效溝通，未能明白他們的學習難點和配合他們的需要；令他們和同學之間不能無障礙地交流，影響他們的社交和人格的完整發展。為禍之大，叫人心痛！

### 手語不會令聾生不說話

早前，教育局的官員到計劃的伙伴學校聖母院書院探訪，高級的官員們仍把遠古年代的謬誤掛在口邊，說有了手語令聾生減少說話，這實在令校長和與會的老師驚嘆，因這完全有違他們每天所看到的，就是計劃內的聾生遇到健聽老師和同學都會盡力以口語和他們溝通。事實是，有了手語的支援後，聾生更能明白字詞句的意思，令他們學說話時更能牢記相關的讀音和明白在什麼情況下應用，而且他們身邊的都是健聽同學，口語語境如此豐富，他們怎會不說話？他們都是雙語的，對方懂手語的，他們打手語；對方手語不靈光的，他們轉台說話，聾生們自小便有這本領！其實，國際的研究也從未能證實手語令聾人不說話，相反，很多理據都證明了手語能幫助聾人認知和語言的發展。在此請官員們多看看世界有什麼轉變？真的不要再繼續散播遠古的謬誤了。

### 其他教學策略不能取代手語作回饋

另外，貴局的官員說老師可用其他教學策略取代手語來教授聾生，例如：寫 step cards、老師寫字在「紙仔」貼在聾生的案頭等。聾生聽不清楚就是聽不清楚，這是不能逆轉的，就是因不能單靠聽力全面接收課堂的訊息，所以就要看，但如只靠投射一些影像、寫些「紙仔」，這樣真的能令他們明白深奧的概念嗎？如這些方法真的能取代一個語言來讓聾生有效學習，香港的聾人為何大學入學率低得如此恐怖？相反，在我們的計劃內，我們強調雙語，手語和口語互補，聾生可透過這兩個語言配以適切的教學策略百分之百獲得資訊，課堂上如有什麼不明白的，他們可透過這兩個語言(視乎聾生覺得哪個語言較能表達當時的情況)即時向老師發問，老師也可即時洞察他們的難點而作出即時的回饋。在教學裏，適切的回饋對學生的學習是非常重要的，一節課堂包含很多複雜的概念，如只靠寫「紙仔」，即時的回饋便會被拖延、剝削，這又怎會是有效的學習？健聽學生都不會只靠這些方法學得好，為何聾生就只能有這些？這分明是在剝削他們的學習權利，不要告訴我們教育局現在的政策已是最好，因手語雙語教學模式便證明了有更好的！

過往香港的聾人教育真的為害了很多聾人，今天他們學歷低、語文弱、生活困難，都拜無效的教育系統所賜。現今社會資源豐富，本人懇請政府能有效運用資源，在教育系統中(學前、小學、中學、大專大學)加入手語和聾人老師，讓本應生而平等的聾人今後得到公平的教育機會。

何智敏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我名叫黃健，我在聾人家庭長大，曾經於真鐸啟喑學校中五畢業。由 2005 年直至現在，我的職位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手語研究助理。

得知近來馬會雙語教育計劃快要完結了。一直以來，聾童們得到手語雙言教育計劃，這計劃包括健聽老師和聾人導師在場手語和口語教學，聾健學生的學習態度效果十分好，和健聽學生地位同等，可見聾童們的信心度增多，將來踏入社會工作，什麼都不怕，信心十足，可以和健聽人溝通。融合教育對聾童來說，得益不少。

以前我讀聾校，只有健聽老師口語教學，我對課程內容一知半解，最後我每天放學後回家，再次花時間找爸爸媽媽教我，直至我明白內容為止，我總覺得這小中學的學習經過很不合理和辛苦。希望政府首先了解聾人的需要及要求，一經了解後一定真正地去進行適當的服務。雙語教育計劃對聾童很重要，讓他們得到更好和適合（當然是手語）的語言，包括母語（廣東話和手語）和第二個語言（書寫）。

主流學校方面，一位聾童入健聽學校，一定要給他更好的支援，聘請一位專業手語傳譯員來幫忙翻譯，好讓聾童的學習障礙減少和讀書快樂。以前我曾經讀明愛白英奇學校，所有健聽老師在場使用口語來教學，我天天花了幾小時上課，完全看不懂和聽不懂課程的內容，像個地獄級的課室。天天回家後我已經對功課受到很大的壓力，連信心都丟失了，同時爸爸和媽媽很明白我的苦心，最後我決定退學，他們很尊重我的決定。

以前 1880 年米蘭宣佈禁止使用手語，引致聾人教育造成不少的問題，我們聾人一直以來啞忍，面對困難，對課程內容一知半解，造成所有聾人的文學不能達到健聽人的正常水平。剛才我提及本文第二段，我只靠聾人家庭的教導，最後能夠中五畢業，而且踏入社會更加困難，連溝通障礙增多了。現時本港重視經濟發展，**香港政府 2008 年 5 月 1 日已經簽署〈殘疾人權利公約〉，公約清楚地寫下要確保殘疾人學習時沒有障礙，保障他們在普通教育系統中獲得必要的支援。但是，事隔六年，仍然沒有顯著的進展及改善。所以希望香港政府大力支持雙語教育計劃，也重視聾人教育的問題，請要有長遠策略計劃來支援聾人的需求。**

希望政府實行提供三個合理的支援如下：

- 1) 建立訓練專業手語傳譯員課程，讓健聽人成為持牌有效專業手語傳譯員。
- 2) 建立訓練聾人教學技巧課程，讓聾人成為教師。
- 3) 繼續支援雙語教育計劃，讓聾童的學習障礙減少和信心度增高。

黃健  
22-5-2014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劉志雄，夫婦育有一子，現年兩歲  
嬰兒時石雀診為嚴重深度聽障兒童。  
孩子現時兩歲，開始學習各種新事物，  
可惜夫婦感未能與孩子以口語溝通，  
感覺在教導孩子音樂及建立親子關  
係方面皆十分吃力。

幸而現在開始讓孩子學習手語，令溝通可  
逐步改善。

可惜現時教育局之融合教育政策未能提  
供平等機會給孩子在主流學校中獲得  
手語支援，對此本人對教育局政策  
表示非常遺憾。

藉此，本人希望教育局能提供平等機會給  
小兒，讓他能於主流學校中跟其他孩子  
上學，並能在課堂上得到手語支援。

劉卓騏家長

16.5.2014 劉志雄上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盧樂祥，現育有一子現為年兩歲，初生時已被確診為深度聽障兒童。於一歲時已施行人工耳蝸手術，但術後之聽力發展未如理想，家人~~亦常相與當中~~仍難現正努力對孩子作出定期之聲音及口語培訓，但但仍感難以用口語跟孩子溝通。

基於孩子之智力發展沒有問題，並感感於孩子及家人學習手語後且在溝通~~上~~及學習上有明顯改善，但有感於現行教育政策上沒有提供機會讓此等孩子接受教育之支援，家人均感相當無助及遺憾。

藉此，本人希望~~政府~~政府能堅守“~~殘~~聯合國殘疾人士公約”內的宗旨，於聽障孩子之教育~~方面~~能給予更多之支持及~~再~~支援，謝謝！

劉卓其家長

盧樂祥上

16-5-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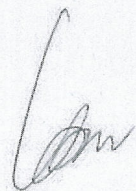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張偉堅為健聽小朋友張知宇家長，從去年開始有機會參與中文大學主辦之手語雙語共融計劃。發現及明白到香港原來有很多聾人小朋友亦有機會學習手語，而主流學校亦大多數未有提供足夠及適切的資源去幫助這些小朋友。

現屆政府既然願意撥出大批基金支持負窮救弊社群，希望政府及立法會同樣理解聾童及其家長的需要及困難，投入適合資源去幫助他們。

謝！

張偉堅 

()

17 MAY 2014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秘書：

本人是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的一位老師，得知 12 月 13 日貴小組將進行一關於融合教育的會議，現希望以個人身份發表一些看法和意見。

自政府推行融合教育政策以來，學校會在統一派位其間收到不同類型的學生，當中有不少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包括讀寫障礙，自閉症，過度活躍，專注力不足，有限智能，語障，聽障等。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本人覺得無論遇到任何學習需要的學生，也應該一視同仁，給他們提供公平的學習機會，但當一個班房裡面對不同類型學習需要的同學，老師有時真感到有心無力，一方面要提升能力高同學的學習效能，一方面要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跟上進度，除了老師，學生和家長也感到疲於奔命！在夜闌人靜時，本人也常常反省是否有愧於學生？

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的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提供資源，現在我的班房內有多一位聾人老師，除了以手語幫助聾學生外，還幫忙協助其他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令我覺得不是自己一個孤軍作戰，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也能得到適切的照顧。

反觀現在政府提供的資源實在嚴重不足，一萬元一位特殊需要學生的資助實在跟不上通脹，學校要聘請職業治療師，輔導員，開設不同的小組給不同需要的學生，這些服務佔了很大部分的開支，學校已沒有足夠的資源再聘請額外的老師在課堂支援，但在我個人認為，課堂內的額外支援是最能幫助到學生的。

另外，政府提供了資源後需要學校提供大量的文件和報告，令老師在教學工作外更百上加斤，無疑是減少了直接幫助學生的時間，大量的行政程序也必須要檢討。

希望會方能接納本人的意見，如有問題可直接致電 [REDACTED] 與本人聯絡。

蔡碧玲老師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吳鳳珊為陳穎彤之家長，現時小朋友已有十四個月大。因本人女兒陳穎彤在出生後兩個月已證實有聽障問題，經過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之嬰兒手語班後及回家自己跟小朋友練習手語及口語，感覺有很大的幫助，小朋友可以更快的吸收及明白及了解日常的溝通。本人希望政府能夠重視這群聽障兒童的學習需要及能夠給予些資源於雙語教育在主流學校，多一點重視我們家長的訴求，最後希望政府能盡快撥多些基金及資源於聽障家庭，讓小朋友可以享用雙語教學。

陳穎彤家長

17.5.2014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育有一子，現已十四個大。出生後不久便發現小兒有重度弱聽。

由於需要佩帶助聽器的關係，小兒在聽力發展方面落後於一般正常兒童，亦有感小兒在發展上遇到一定困難。無論在資訊、資源或協助方面，~~均~~前覺得非缺~~乏~~。幸得共融計劃的資助，提供~~一~~常

相關協助，例如，手語學習、認識聲人民化等。

我希望政府在學習方面，可在小學，甚至幼兒院都能提供支援（包括手語、雙語學習），或提供一些營運資金與一些機構，可直接/間接幫助有需要人士。

倪林富啟  
17.6.2014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係倪朗睿媽媽，小孩14個月大。

有~~輕~~度至嚴重弱聽。  
中

因小孩聽力不足，需佩帶助听器幫助  
日常生活，小孩因听障令小孩學習有~~障~~困難。

希望政府有~~多~~方支援听障小朋友，令其  
融入社會，希望開展主流學校繼續~~雙~~語或  
手語教學或支援。

期望政府正視听障小孩及其家庭的需要。

倪朗睿家長

17 May 2014



關心聾童小朋友（牛頭角幼稚園）  
william32379 to: shau@legco.gov.hk

26/05/2014 18:31

本人胡學靚 王遨翔 我是王遨翔的媽媽 我和我老公是聾人  
希望幫助殘疾人 學習香港手語和口語 有點在日常生活比較困難 聾人和健人溝不通誤  
解  
請幫忙 謝謝  
家長 胡學靚  
從我的 iPad 傳送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許麗紅，女兒李依諾，和丈夫是聾啞

人士，女兒也是弱聽，我們三人用手語溝通，女兒容易明白，但是她口語不正，我們不懂說話，希望政府支援主流學校繼續雙語（手語口語），讓女兒多了解課本知識，謝謝幫忙！

家長

許麗紅  
17-5-2014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是一個雙職媽媽，既要上班亦要照顧孩子，和眾多雙職媽媽不同的是我的孩子是一個有聽障的小孩，我需要花更多時間照顧，在他成長學習路上要有更多的考慮，期望他不要和正常小孩差別太大。在現有政府的政策下，仔仔已入讀有言語治療師和兼收老師的主流幼稚園，經過一年的時間，仔仔雖有進步，但對比起同齡小孩仍有一段差距；及後有機會接觸手語，通過手語的輔助，仔仔的口語和表達能力均有明顯進步。

另外以本人理解直至小朋友入讀小學後，個別支援會比幼稚園少很多，讓本人十分擔心仔仔將來入讀後的情況，是否能追上學習進度呢？當老師背向學生的時候，這群小孩便不能靠讀唇了，他們所接收的一定會比普通學生少，所以我十分希望在整個學習階段都能提供手語支援，增加多一個學習途徑給聽障小孩，讓孩子能在一個公平的環境下學習知識。

現有的教育政策給共融小學的支援只是一筆過撥款，但這筆款項並不足夠額外聘請手語老師，聽障學童在缺乏手語支援的情況下，在學習上所花的時間比普通學童多很多，變相剝奪他們其他活動的時間。

最後，懇請您們能設身處地去為這群聽障學童想想，究竟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鄭丞皓家長

何嘉慧

2014年5月19日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你好！我是聽障孩子馬志揚的媽媽，小兒今年3歲2個月，先天性的聽覺障礙屬深度，醫生說他人工耳蝸也不適合做，至2014年12月初接受了腦幹植入手術，雖然手術大致暢順成功，但相對人工耳蝸的效果來說，仍有待發展，我們是萬幸的，因為在小兒未滿一歲前已學習手語，最初也只抱著學多樣的信念，希望幫助他幾多得幾多，誰料到小兒學了手語一年後，當時還未滿2歲，他已開始用手語表達自己，我們開始有溝通，如果在沒有手語的幫助下，我想他會脾氣差，因為父母不明白他，沒有自信心，而且還可能出現更多障礙，例如：行為問題，發展遲緩等，現在，小兒做了手術，手語還能幫助他發展口語，讓他對聲音更產生興趣，聲音變得更有意思。

所以，懇請各委員能夠明白，手語雙語共融  
教育計劃對聽障孩子的重要性，政府應該  
提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更多的選擇，聽障孩  
子能入讀有手語支援的主流學校，是非常重要的！  
多謝各位！

馬志揚家長



17/5/2014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是一位聽障孩子的爸爸，小兒患有先天性的深度聽障，就算飛機在頭上經過也聽不到。為了幫助兒子，我們一早接受了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下的嬰兒手語班，學會了不少手語，能與兒子日常溝通。當兒子手術後，手語更幫助他口語發展，令他對聲音產生興趣，更不致令他發展遲緩。與同齡小孩相比，除了聽覺障礙也沒什麼不同，也追得上健聽兒童的步伐。所以希望政府能夠通過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撥款資助聾童，讓他們學習得更好，共建共融環境。

馬志揚爸爸

馬烈德

17/5/2014

致 = 教育事務委員會

P1/2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你好！我是學習遲緩兒童的家長。小朋友叫韋銘洛，他從出生便已確診罕有的腦病（MC），亦評估為學習遲緩及有需要治療。洛洛已入了5位，但在言語上的 delay 和正常小孩有很大距離。在一次機會中得知手語能有效幫助言語上的發達，所以希望參加手語班。可惜，洛洛並不是嚴重，大學支援亦有限。如洛洛並不能夠有位置加入手語班。在其他機構協會所辦的手語班，不是價錢太貴，便是不合適太小的孩子上堂，所以洛洛並沒有機會參與。現在只有我把有限的手語教懂洛洛。他亦能把吃和喝的手語表達出來。成效很好。除了言語表達能力外，洛洛亦有大小肌的問題需要治療。現正在5位學校接受

教育。

(P2/2)

若政府能安排對話支援，類似洛洛情況的↓孩  
亦有機會得到手語的教育，加強↓孩的  
表達及語言能力。因手語有效提高↓孩的能力。

希望政府能撥款<sup>一</sup>加強社會對手語/  
雙語的認識，令聾童及有需要的↓孩得  
到手語班、引至主流學校及特殊  
學校亦有手語班的老師和教育。

希望手語/雙語能在社會各界有更好的支持  
和支援。

謝謝

李銘忠家長

謝文軒

17 May 2017

致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關於「手語雙語共融教育」

梁特首，

您好，本人是一位聽障學生的父親，今年女兒已十一歲，現時就讀於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亦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接受手語雙語共融支援。

本人女兒屬先天聽障，需做手術植入人工耳蝸（俗稱電耳）但效果並不理想，聽得不好，自然說得差，在兩歲開始已接受早期特殊教育，雖然每班只有六位同學，但聽力不好，都成為學習上一個大障礙，在以口語教授的特殊中心轉報的數年，女兒進度很慢，作為父母的，很擔心錯過了幼兒學習的黃金時期，內心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正在苦苦思量之際，出現了「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

誠然，當初自己也有對手語產生誤解，怕影響口語發展，但很快就消除這種概念，因為手語是另一種語言去協助人與人的溝通，作為父母者有這些支援，使有聽障的孩子可以增加認知能力，理解別人的意思，是百利而無一害，故此，很快就着手計劃。

從第一天學習手語到今天，轉眼已差不多七年了，手語對女兒幫助很大，除了吸收書本知識外，對本身的社交及信心的建立也有很大的裨益。再者，手語並不祇是幫助在學校書本裡，也對生活及家人帶來幫助，減少意外發生，更了解生活所要處理的事項，亦減少人與人之間的誤解。

基於上述所說，本人希望政府能夠支援手語學習，在主流學校推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使每一位聾童都有平等機會藉着多一種語言(手語)去發展潛能及開拓自己的道路，當然政府在此是需要撥調資源，亦要認同聾童教育之重要及其急需性，就如2014年施政報告封面的標題：

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  
讓年青的各展所長  
讓香港得以發揮

最後，希望梁先生及政府能將手語雙語教育普及化，使更多孩子受惠，增強他們的自力更生能力，亦勇於解決困難，為將來身福祉。

此致

聾童張：柯炳成

20.5.2014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陳維保為陳穎彤之家長

現時小朋友已十四個月大。並自由  
專科醫生證實小朋友患有中度至  
嚴重聽障。

經過手語及口語之課堂後，小朋友  
更加容易理解及吸收日常用語。

希望政府能盡快撥多些基金及資源於  
聽障教育機構，讓小朋友能享用雙  
語教學。

陳穎彤家長

17/5/2014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是一位有聽障的小朋友家長，她今年五歲，剛是人生起步的時候，但因身體的問題（聽力問題），在學習上、生活上遇到困難，現在正接受手語及語共融教育計劃接受手語學習（家長也一同學習）本人覺得對小朋友有很大的幫助，並希望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可以給予支援，得以把這個對象多聽力有問題的小朋友能夠繼續接受手語學習，使他們在社會裡能更加融入，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

謝謝

黃瑞晴家長上  
啟

2014.5.17.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您好，

本人高慧行，孩子黃希晴5歲，天生是聽障人士，現在在中文大學支援下學習手語課程，令我孩子在溝通上學習<sup>進步</sup>，我覺得手語教育能令小朋友增加自信，令他們學習更為有效。

本人希望政府能關注多一點聽障人士的學習服務，尤其是希望能開辦多一點手語課程及希望在學校支援多一點手語教育，令聽障小朋友能入讀主流學校，成為正常人的一份子，令更多人認識手語。政府作出的教育支援，對這批聽障小朋友是十分重要，希望政府能撥出多些資助，支持聽障人士的教育，令社會更加接受及明白他們的需要。

黃希晴家長

17-5-2014

敬：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我是聾童的家長，我的小朋友現在1歲，暫時只有左邊耳可聽列聲音。在學習上，他未能完全聽到所有的聲音，令他在理解及溝通上會出現問題及障礙。但現在我們參加了中大的「共融計劃」中的BB手語班，令BB可以除了口語以外，多了一種與人溝通的方法。手語無疑是幫助聽障人士與其他人溝通的良好方法，可能未必人人能懂手語的全部意思，但也能猜知一二，而且聽障人士也有權利表達自己，與其他人平等地共處，這亦是共融的重要性。

現在教育方面對協助聾童共融及平等地學習的資源極度不足，<sup>香港在</sup>我希望政府能增加資源協助聾童與健聽小朋友有<sup>一起</sup>平等地學習和共處的機會，所以手語雙語共融是重要可推廣及支持的，希望政府能設定這為常規教育聾童的教育政策。謝謝！

王樂晴家長

17/5/2014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甘澤堂，雖然小女甘慕  
芍是健聽者，但當知悉中大  
辦“幼童雙語班”即馬上參加，  
至今有六年長，原因是主流  
社會對聽障人士的認識，  
交流和照顧，實在少！

我<sup>很</sup>希望小女藉~~藉~~兩語班學到  
的，能帶回主流社會，及將來能與  
聽障人士融合，甚至能協助他們。

這段時間，我深刻體會了主流社  
會對這群人士的認識和支援不足，  
和他們學習上的困難。

很希望政府能大力支持，和推廣  
手語~~（甚至兩語）~~，及這個社會  
即

能達到真正的“和諧共融”

其實，由於中大的資源所限，我另一位女兒和很多健聽兒童，都未能參加到“兩語班”，這確令影響聽障和健聽雙方融合的<sup>失去</sup>黃金契機。從小便作出融合，是很有趣和重要。在此，懇請政府在財務及其他方面作“大力”支持

家長

甘澤定

2014年1月17日

敬啟者：

本人是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的老師，參與「手語雙語共融計劃」已六年多。作為前線教育工作者，我深深體會到此計劃的意義和對共融教育在香港發展的重要性。

這些年來，在香港中文大學學者和工作團隊的支援下，一個個聾生在我校跟其他健聽同學一起學習、一起參加活動、一起成長，聾生在學校從不感到孤單，也從沒受到歧視，反而建立起友誼和自信；同樣地，健聽同學視聾生如其他同學一般看待，大家利用手語或口語作為溝通的橋樑，學校營造了兩文四語—粵語、普通話、英語和手語的共融氛圍，關愛文化。無論我們付出多少時間、精神、心機都是值得的。

眼看「手語雙語共融計劃」或許會因為資源不足、不明朗的情況下叫停，我心中不禁慨歎，甚至哽咽着說不出話來。一個能夠令聾健學生同得益處的計劃如果不能延續下去，實在可惜。

我明白計劃需要投放一定的人力、財政資源，單靠學校本身的資源絕不能成事。另一邊廂，中文大學為了籌措經費而歷盡難辛地成功接觸不同的基金，也不是計劃長遠發展的有利條件。聽過這計劃的人，到校探訪和觀察過課堂和校園生活的人，無不為之感動和覺得計劃非常具意義。

我相信社會是需要多元化發展的，教育也需要多元化，「手語雙語共融計劃」能做到融合教育的根本精神，讓有特別需要的學生切切實實地在平等和諧的校園環境生活和學習，將來，社會上就會有更多人懂得關心身邊有需要的人。希望政府能支持「手語雙語共融計劃」的持續發展，不勝銘感。

此呈

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

梁振英先生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陳藹欣老師謹上

主曆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致：教育事务委员会、融合教育小组委员会

你好本人是李小芬，兒子張嘉豪是一位深度弱听，现在就读牛頭角平安福音堂幼稚園，兒子在2010年在特殊幼兒園就读。在就读期间，兒子只能发出一些简单的词语。理解差。他讲的我又不明白，我讲的他又不明白，脾氣好火爆，因为表达不清楚的词语。句子比较死板。读着一年学习缓慢，之后在2011年转着去唯一，一间中文大學双语融合教育计划学校牛頭角平安福音堂幼稚園，转到主流幼稚園后，因为有了龙人老師手語和中大老師的教导下，同教我们家长在家怎样帮助小朋友学习，领到兒子进步好快。語言多着。脾氣少着。說話都自然着。而且兒子在双语共融主流学校可以同健听小朋友一起学习小朋友都开心着，有信心着，看到小朋友进步我们作为家長非常开心。但是在今年7月实习会基金将会结束听这个消息领到我们好失望，没着这个计划，我们没着方向感，将来小朋友学习好单枕。希望政府能支持主流学校双语共融教育计划继续。

家長：李小芬 19-5-2014



轉寄：手語雙語教育

Chan Coko

to:

shau

26/05/2014 19:49

Hide Details

To: <shau@legco.gov.hk>

-----Original Message-----

寄件者：

已傳送：2014年5月21日 上午11:08

收件者：cslsds@arts.cuhk.edu.hk

主旨：手語雙語教育

Dear Sir / Madam,

1) 我是鄭琨樺家長，陳慧施。小女現就讀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五年級，今年11歲。她是其中一位聾童學生。(右邊帶助聽器, 左邊帶人工耳蝸)

2) 上課時需配帶FM機配合助聽器一齊使用, 雖然是聽到, 但比健聽同學所吸收有一段距離, 故在上課時都需要手語老師協助才明白課本內容; 單靠FM機是不足夠的。學校, 老師及手語老師都需要配合才令小朋友有一個良好學習環境。

3) 希望政府繼續支持手語雙語教育令更多聽障小朋友都有一個良好學習環境, 知識就是財富。我們是有責任培養他們成長為一位有用的人, 回饋社會。

手語是一種很重要的語言, 真的幫助小朋友學習。

家長

2014-05-21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我是賽馬會手語雙語計劃中的一名研究助理，現在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擔任支援工作。雖然進入計劃才一年，但這一年讓我深刻體會到手語雙語計劃對聾童成長是多麼意義重大。

聾童的聽力固然有缺陷，但他們可以藉助手語跟健聽人一樣學習、生活。當健聽孩子開始咿咿學語的時候，聾童也一樣開始用他們的肢體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與情感。手語作為一種有成熟語法的自然語言，是幫助聾童學習的最有效途徑。事實證明，在日常教學中加入手語教學可以讓聾童更快更準確地掌握所學內容，並且可以調動聾童的學習積極性。比起以往單一的口語教學，手語雙語教學模式彌補了聾童聽覺上的弱勢，使他們覺得課堂氛圍更加親切，更願意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參與課堂討論。手語教學讓聾童受益匪淺，口語教學更是必不可少。有許多人認為聾童學習手語會影響其口語發展，但手語雙語計劃中的聾童，口語發展正常，有些聽力程度較淺的聾童甚至可以和健聽人用口語正常交流。除此之外，一些聾童在參加計劃后性格與習慣上也發生了巨大轉變，逐漸變得更加活潑、開朗，能主動與同學交流，積極參加各類活動以豐富自己的課餘生活。此外，聾人同事能夠以老師的身份參與教學，一方面提升了聾人群體的社會形象與地位，另一方面也給聾童起了很大的榜樣作用。

手語雙語雙語計劃不僅使聾童獲益，對健聽學生的學習、成長也有很大幫助。計劃使得更多人對聾人及聾人文化有了正確而深入的了解，也使健聽孩子從小豎立起了平等互助、關懷他人的意識。在這所學校裏，聾健孩子一起在操場上肆意玩耍，在教室裏認真做功課，在禮堂用心排練手語歌，在白紙上描繪自己的夢想.....每一幕都充滿了愛與感動。

我衷心地希望手語雙語計劃能夠在主流學校繼續推行，可以讓聾健學生繼續共融相處，健康成長！

此致

敬礼

趙文婧

2014/5/25



在主流學校推廣手語雙語之個人意見書

wing yin chan

to:

shau@legco.gov.hk

26/05/2014 20:01

Hide Details

To: "shau@legco.gov.hk" <shau@legco.gov.hk>

致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現附上5月28日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會議有關「在主流學校推廣手語雙語」議題之個人意見書。

各委員好，本人陳穎妍是嚴重聽障學童區明揚的家長。小兒今年5歲，在特殊學校就讀K2，由於小兒聽力不佳，雖已植入人工耳蝸，但聽力和理解力也比健聽兒童還差很遠。雖然已經努力接受言語和聽覺訓練，但也由於聽障程度太深，效果未如理想。現在他參加了手雙語班，理解力有所提升，他可以從視覺(看手語)第一時間理解到他人說話內容，往後就可以慢慢學習以口語表達。

如果在課堂上能有一位教學助理提供手語支援，讓孩子能夠從手語第一時間理解老師講課內容，減少學童因為聽不到或不明白老師授課內容以致拖慢學習進度和使其自信心下降。手語支援是聾童十分需要的其中一項。而健聽童也可從和聾童一起學習，傷健彼此了解和溝通，達致真正的融合境界。

本人懇請融合教育小組委員全力爭取聾童在主流學校推廣手語雙語計劃，好讓聾童能夠有效學習和與別人溝通。傷健共融是大家應努力推行的，聾童也有他們學習的權利，不能剝削他們。

祝, 工作愉快  
身心健康

區明揚

家長

陳穎妍

26/5/2014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我本人甄惠嫻我個兒子余學津是個弱聽人仕。

我兒子在學習上理解及言語上發展比較慢。希望政府能支持手語教學得

以幫助弱聽人仕可以容易學習不被成為社會放奔的一份子。

或希望政府能投註的些資源給呢批小朋友。因為他們只是弱聽并不是全聾。他們是有希望的。希望政府不要放奔他們。

余學津家長

17-5-2014

給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本人是一位深度聽障學童的家長。本人的女兒今年十三歲就讀於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六年班。本人的女兒天生失聰，連飛機在上空飛過也聽不到任何聲音。自三個月大開始接受語言訓練，但幫助不大。唯參加了「中文大學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後，學懂手語，才能從手語教學中學習。自從她加入了「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後，她先入讀了牛頭角平安福音堂K3班與健聽和聽障小朋友一起學習。雖然我的女兒聽不到任何聲音，但她在這裏用手語和其他健聽小孩一起學習，一起遊戲。在這裏真正感受到共融學習的氣氛。上了小一後，她入讀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在這所學校，她進入了共融班。她的班上有其他五位與她一樣聽障程度不一樣的聽障小孩，其餘是二十四位健聽的學生。在課堂上，有兩位老師教學。一位是主科老師，另一位是聾人老師。主科老師在講解時，聾人老師會用手語講解給聾童

知道，他們學習內容是一樣，和其他同學是一樣，沒有分別。在小组討論中，我的女兒可以用手語和其他健聽同學分享意見。試想如果沒有手語，我的女兒怎能和他們一樣地學習？如果沒有這個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她又怎能在一所主流學校學習，又怎能感受到社會給她的共融氣氛？

我的女兒很喜歡這種共融模式上課。她是有權選擇自己學習的模式。如果沒有這個計劃，她便不能選擇以手語學習，這樣是剝奪她學習的權利，她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機會。這是一個公平的社會嗎？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實施手語支援，在主流學校繼續手語雙語教學。

家長

蔡紫雲上

19-5-2014

致：

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你好。本人葉嘉汶，小女兒葉芷維是一位深度弱聽的K2學生，就讀牛頭角平安福音堂。在2012年前小女芷維是在特殊學校就讀，但校中並沒有手語支援，所以對深度聽障的女兒，並沒有幫助，亦學不到任何的知識。3歲卻什麼都不懂，講不到，聽不到，像一個嬰兒。在2012年中找到中文大學雙語計劃，從而更能轉校到主流幼稚園（平安福音堂幼稚園）這間學校是唯一一間有手語及口語的融合計劃。女兒有幸在2012年9月轉到該校，從9月開始觀察了女兒在手語及老師幫助下，在一個月內能學習了一些基本的禮貌，從前她是一個野蠻粗魯的小女孩，無論對我及女兒，手語確實是我與她溝通唯一渠道。今年小女芷維5歲了，就讀平安幼稚園的K2，因有手語、學校及中文大學的幫助，小女已與健聽的5歲兒童一樣，無論在平常的中英數理，禮貌及合群性小女已與健聽兒童融合一起，而校內更有不少好朋友。但今年7月31日賽馬會的基金已結束，未來小女的前路亦迷糊了。政府能幫到聾童家長嗎？共融教育的重要性確實十分重要，無論小學、幼稚園、中學、大學能與健障一起上課，對聾童聲音刺激性亦幫助很大，而手語在課堂上亦令聾童明白了很多書面上及生活上的知識，而溝通上我與女兒卻用手語，而自己更學上了手語，現在特

殊學校是推行口語計劃,雖然有兩間特殊幼稚園,但卻沒有一間是有手語支援,對於聽力嚴重的學生根本學習不到任何知識,為何聽障特殊學校會沒有手語支援,而政府卻沒有諮詢家長的需要,單一只可選擇一間推行口語的特殊學校,政府有資助卻用不到在手語,雙語計劃上,要依靠外間的基金資助,但基金總有用完的一天,唯政府的資源可用得期所,不用尊重家長擔憂沒有手語的情況下聾童未來的發展受影響,政府能聽聽家長的真正訴求嗎?有特殊教育卻幫助不到,有教育資金,卻要靠外間機構幫助,手語的重要性,在外區社會已十分普遍,香港卻落後數十年,期望政府正視手語雙語教育,而手語老師的培訓,更希望政府能有統一機制,能令手語老師可與特殊教育老師一樣,擁有專業資格,公平的對待,盼望政府在聾童支援上「用得期所」。

牛頭角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葉芷維家長

2014年5月18日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相信每個人都冀望踏入社會後能夠為社會作出貢獻，所以踏入社會前下過不少苦功。相信聾人也是，可惜社會似乎不給予聾人機會來為它服務，也無協助聾人融入主流社會，創造共融環境，尤其是教育制度。

每當被歸納入聾人/聽障人士時，就會被派往特殊學校上課或配助聽器，這看來這事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我認為這些措施反而是害了我們。我是一名先天性聾人，因有嚴重聽障而在幼兒時期進行了植入人工耳蝸手術。小學及中學都是在聾校就讀。如果問我讀得如何？成績如何？因為那時聾校是與世隔絕，聾校裡只有聾人，老師、校長等等基本工作人員，根本不知道外面社會是如何？發生甚麼事？所以我自信滿滿地說：我考得相當不錯，而且讀得頗開心的。原來我只是井底之蛙，當我完成中學課程後，我考入了 IVE 的文憑課程，當我進入 IVE 讀書後，那情況簡直是慘不忍睹。我一直戴上耳機，也不能幫到我學習。我經常心想：為甚麼我讀書這麼痛苦？為甚麼我與其他學生交學費的是一樣的，其他學生輕鬆地上課，我卻要承受比他們多的困難？

還有，以往我在聾校時和聾同學聊天，雖然他們，包括我都戴上助聽器或人工耳蝸，而且被訓練用口語溝通，但是同學們自然地用手語來聊天。就算同學們接受言語治療，他們深知自己的口語能力較弱，也無法有信心與健聽人士溝通，聆聽對方在說甚麼。因此對聾有深深的自卑感，還怪父母為何生他成聾人。聾人與社會之間似乎有道牆，無論聾人花了多少努力，也無法打破那道牆，也不敢面對社會，因為覺得社會沒有空位可容納他們。

現在，我是一位聾人教師，在實行手語雙語計劃的主流學校服務，經過兩年在校的觀察，我發現聾童在手語支援下學習得很愉快。上課時，聾童透過手語來學習，而且是輕鬆地學習，不用辛苦地看老師的口型，猜測老師在說甚麼。而且他們能夠與健聽同學一起學習，又沒有妨礙對方學習。小息時，看見聾童與健聽同學一起玩耍，一點也沒有對聾人這身份產生自卑，反而覺得與健聽同學其實是沒有分別的。健聽學生也獲得裨益，健聽學生在關愛共融的校園環境下成長，建立尊重每個人，包容對方的精神，同時亦讓雙方明白一個道理：別人各有長短，只要努力總會有成績。



總括而言，我只不過希望政府可以給聾人希望：在手語支援下進行學習，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而不是剝奪聾人在平等機會下學習的基本人權。再者，有不少研究都顯示手語的確能幫助聾人，在語言、認知及心理都有正面發展。還有，中文大學已把主流學校及實行手語雙語計劃的學校的成績統計，結果手語雙語計劃的合格率遠遠高於主流學校。既然已有很多理論、數據證明手語雙語計劃的優勢，為何政府依然執迷不悟，不肯調撥資源推動手語雙語計劃，只是繼續空談共融教育呢？

盼 閣下明白聾人的痛苦

XXX

張珮賢上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我是鄒壁明，鄒穎兒的父親。穎兒是一名唐氏綜合症的小朋友，約7年前中風後經醫院的言語治療師介紹到中文大學鄧教授的手語班學習手語。因為我們在校園找不到任何適合穎兒或一般智障小朋友的手語教授課程，我們的手語交流只是很粗疏的。

今天，我們可以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感受和需要，真的很感激和感謝這手語班。這幾年我們都是這手語班的受益者和忠實的追隨者。希望政府能在這方面幫一把用心做教育的組織。這將來受益的肯定不只是我們，將是整個社會。

穎兒在特殊學校上課，每年末校長都向我和太太表示歉意因為學校未能替穎兒在手語上課方面有任何支持。而學校老師亦不懂手語，在溝通上初時有很大的困難。但近幾年，穎兒在上完手語班後，經常在校教其他同學和老師手語。在校的溝通明顯多了和加強了。老師和同學也很主動向穎兒交流手語。其實某程度上一個小小的同學也可以帶動一學校的其他人學習和使用手語。我極希望政府能多加一份關懷給聽障人士。而幫助這團體正好是給聾童一個美好未來的開始。

家長 鄒壁明  
17.5.2018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本人鮑雪宜出生於健聽家庭，可是出生時經已失聰，父母對失聰的我感到束手無策，而且不幸地，母親於我 3 歲時已離開人世，幸好當時已獲真鐸啟音學校收容我入讀。由於家庭環境差，沒有人可以照顧我，所以我入讀幼稚園時便需要寄宿，當年我是聾人學校自創校以來最年幼的寄宿生。

學校生活差不多是我的全部，由於年幼，很多字都不懂，亦不會讀，對老師的讀唇(教)法，常令全聾的我一頭霧水。與人溝通是我最大的問題，學習亦相當困難。幸好，由於我是寄宿生，每次放學後可以在專為寄宿生提供的[功課輔導時間]裡尋求住宿護理員協助。她也是聾人母校的舊畢業生，且略懂手語，她很用心地一面打手語一面教導我，經過長時間的悉心引導，溝通問題隨之解決，而且我的讀書成績經常名列前茅。

在成長過程中，在學校的時間多，與家人的相處時間少，而且他們都不懂手語，只好以讀唇及自創一套家庭手語溝通，希望能多明白我。由於自創手語不及聾人文化手語繁多及有系統，所以溝通有限，加上全聾的我發音不準，而爸亦不懂以口型說話，所以我們經常有誤會產生。

過去的成長歷程讓我明白，一套有系統的手語是十分重要的溝通工具。雖然，日常與普通人溝通多是用口型，用文字來表達，但是在講求速度的社會，若只用口型表達，基本上溝通困難，輔以文字亦由於寫字速度慢，溝通亦不足。

在聾人世界，手語是我們主要的語言，除了是速度快，表達能力廣外，手語(聾人語言)更是透過手勢、視覺管道傳達訊息，除有助聾人心智發展，免心智受窒礙，更有助學習。

現時，我任教於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為共融班手語助教老師，這個計劃不單以口語教學，更配以手語教學。在手語雙語共融計劃下一起學習，聾童學生可提高學習水平，增加他們入讀大學機會，更易融入社會，提高其自我謀生能力，減少對政府的依賴，而其他健聽學生，除因為有機會接觸聾同學，接觸手語，學習多一種語言外，更因為自小與聾同學一起成長，不但不會對殘疾者有歧視，而且更會明白自己是幸福的一群，長大後更可能保護弱老幼小。

共融教學，不單能提升聾生學習水平，更能促進學生們的社交、認知以及溝通能力，在互相關愛，互相體諒包容的環境下成長，無分彼此，對將來融入社會，更有幫助。真的可以做到傷健一家，實在是相贏。懇請政府支持，繼續手語雙語教學計劃。

鮑雪宜

二零一四年五月廿一日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我的孩子是一個聽障小朋友，回想當天知道這個事實的時候，我立刻想到的就是他以後的成長路，這條路必不平坦，而我自己又能為他做些什麼呢？配耳機、上言語治療堂、找一間合適的學校等等。

在過去三年裡，孩子在耳機的輔助下，大致能明白別人說話的內容，但是他的口語表達能力則仍然強差人意，很多時候都未能表達自己，漸漸地他變得不喜歡說話；後來有機會接觸手語，孩子開始再嘗試表達心中所想，因為他現在可以口語及手語並用，而我們大致亦能明白他的意思。

透過雙語(手語及口語)計劃，孩子學習的速度比只用口語有明顯改善，因此我十分希望這個計劃能延續落去；然而，事實卻是因為缺乏支援而未能繼續，實在非常可惜。

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我們有義務採取適當措施推廣手語，包括提倡學習手語及為有需要的聽障人士提供免費手語翻譯服務；但現在政府卻推說已有每年額外撥款給學校，並要求學校零活運用為由，拒絕再額外撥款，試問一個學生一年只有約一萬多元的津貼又如何聘請手語老師呢？照顧這群有額外需要的聽障小孩，政府實在是責無旁貸。懇請各位能將心比己，重新考慮額外撥款，將這個在主流學校實行的雙語教育計劃延續下去，不要再將責任推卸給學校了。

鄭丞皓家長



2014年5月19日

#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融合教育

小組委員會：

本人梁少祺，小兒梁家瑋在二歲時確診為中重度弱聽。現參加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嬰兒手語班，獲覺對小兒的語言發展有幫助，希望政府在手語學習繼續支援，包括主流學校繼續雙語教育和每星期舉辦手語學習班。

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兌現在電視廣告的承諾，在香港建立一個共融的社會，為每個人在不同生活範疇都享有平等和尊重。

梁家瑋家長

梁少祺

17-5-2014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梁蕙雙是梁家瑋家長，小兒  
在二歲時確診為中重度弱聽，現在參加香  
港中文大學舉辦的嬰兒手語班，發覺  
對小兒語言發展有幫助，希望政府  
在手語學習繼續支援，包括主流學  
校、繼續雙語教育和每星期舉辦手語  
學習班。

我希望政府可以重視聽障小朋友，  
給與些希望由聽障小朋友，在香港建  
一個共融的社會，為每個人在不同生活範疇  
都可以享有平等和尊重。

梁家瑋家長  
梁蕙雙

17.5.2014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我姓盧，是一位家庭主婦，我有一位聽力深度受損的兒子，今年13歲，現在就讀于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六年級。

我兒子以前在特殊幼稚園讀書，期間，聽到一些家長說聾童在主流學校讀書的困難，例如上課時不能夠完全接收到老師所教的東西，對文字難理解，和同學之間難以溝通等等，那時候的我是非常的擔心，後來聽說香港中文大學有個「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在幫助聾童，我們報名參加了。在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讀書，手語幫他們解決了學習上的困難，手語讓聾健學生相處得更加融洽。

這幾年我兒子在學校能夠愉快學習，全因為有中文大學的「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所以我希望政府在經濟上支援中大的「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讓我們的孩子在學校繼續以手語雙語的教學模式下愉快學習。

家長：盧小萍

20-5-2014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我是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的聾童，我今年13歲。我是六年級。學習上需要手語，因為沒有了手語，我們聾童會不明白健聽老師說什麼，所以我們需要手語才可以幫助我們學習，手語的好處是可以幫助我們及下一代聾童明白健聽老師說什麼，可以幫助我們及下一代聾童翻譯手語，手語對我們很重要，在其他主流學校的朋友在沒有手語支援學習下的情況是普普通通，都會不明白健聽老師說什麼，使成績退步。我希望政府可以實施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幫助主流學校繼續手語雙語，包括：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黃煥然

20-5-2014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我是方泓迪媽媽，我是個失聰人士，  
我很明白失聰人士這條路很難行，很  
無助，我不想自己孩子行我這條路，  
所以我很需要政府為所有失聰的孩  
子做事，~~要~~要手語支援，讓主流學校  
繼續又語或手語支援，好讓所有失  
聰的孩子更易行這條路，無阻礙。

~~政府~~ 雙語真的很重要，我是過  
來人，絕對很清楚所有的孩子很重要  
在雙語方面學習及長大，很有利。  
希望政府明白這重點，謝謝。

方泓迪家長  
17-5-2014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我係梁譯娟和我孩子叫張倩鈺

我的孩子天生有聽障，需要手語學習

希望特區政府提供多些手語服務

支援，主流學校繼續雙語或手語支援

可以幫到我們有聽障的家長

梁譯娟 家長

17-5-2014

致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現附上 5 月 28 日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會議有關「在主流學校推廣手語雙語」議題之個人意見書。

你好！我是潘頌詩，聾人。我在 2007 年開始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初級語言研究助理，手語教學和推廣聾人文化是我的主要工作。在 2007 至 2013 年，我在實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工作。我和小學健聽老師在各級甲班聾健共融班進行協作教學，聾健學生一同學習。在 2013 年中開始，我在實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聖母院書院工作。我和中學健聽老師在中一級甲班聾健共融班進行協作教學，聾健學生一同學習。在手語雙語教育的支援下，中小學校聾人學生（簡稱聾生）獲得平等教育機會，健聽同學學習多了一種新語言——手語的，同時學習如何尊重和接納聾人，聾健學生相處得很融洽。我見證聾生開心地學習和生活，可說見他們是香港甚至亞洲最幸運的聾生之一。

我不像「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聾生那麼幸運！我小時在兩間聾人學校（簡稱聾校）讀書，這些中小學校採用口語化教學，大部份老師用口語教學，有時用手語，影響聾生的學習的動機和成效。校方認為聾生的學習能力不及普通學校學生那麼好，所以刪減課程內容。校方說聾生不能參加中學會考如中文、英文、數學、文科課程和理科課程，並說聾生只能參加美術、縫紉和陶藝。校方這樣做，浪費我和聾同學的寶貴時間，而剝削了我們的平等教育機會，更使我們失去了機會參加中學會考的主科課程，最後我們被迫長期面對升學和就業困難！

為了取得將來升學和就業的入場券，我在聾校中五畢業後，便轉往普通中學重讀中三。班中只有我是聾人，在缺乏手語支援下，我每天全日在上課時要看着老師的口型（稱為讀唇），同時猜想老師的授課內容，學習成效大打折扣，感到太辛苦了！雖然老師和同學對我很好的，但是我失去了學習動機，好不容易取得會考合格，最後我決定放棄升學，便立即踏足社會當匯豐銀行保險文職工作。

我想繼續升學，可是當時香港缺乏聾人教育支援服務，便決定去美國升學。當地實行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後，更多殘疾人可以接受平等教育機會，這項法案為他們升學和就業之路開大門。殘疾人包括聾人能夠當管理層、醫生、律師、教授等並不出奇。

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內容，2008 年 8 月 31 日，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正式在中國生效，並同時適用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這意味著香港政府需要落實執行《公約》訂立各項有關殘疾人士基本權利的標準要求，和履行其所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

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第二十四條——教育：

(一) 締約國確認殘疾人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為了在不受歧視和機會均等的情況下實現這一權利，締約國應當確保在各級教育實行包容性教育制度和終生學習。

(三) 締約國應當使殘疾人能夠學習生活和社交技能，便利他們充分和平等地參與教育和融入社區。為此目的，締約國應當採取適當措施，包括：

(2) 為學習手語和宣傳聾人的語言特性提供便利；

(3) 確保以最適合個人情況的語文及交流方式和手段，在最有利於發展學習和社交能力的環境中，向盲、聾或聾盲人，特別是盲、聾或聾盲兒童提供教育。

(四) 為了幫助確保實現這項權利，締約國應當採取適當措施，聘用有資格以手語和（或）盲文教學的教師，包括殘疾教師，並對各級教育的專業人員和工作人員進行培訓。這種培訓應當包括對殘疾的瞭解和學習使用適當的輔助和替代性交流方式、手段和模式、教育技巧和材料以協助殘疾人。

(五) 締約國應當確保，殘疾人能夠在不受歧視和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獲得普通高等教育、職業培訓、成人教育和終生學習。為此目的，締約國應當確保向殘疾人提供合理便利。

聾人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平等機會！

我希望香港政府能夠全力支持「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教學模式！普及至更多主流中小學及特殊學校，讓更多聾健學生受惠！請支持「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謝謝！

如有任何問題，請或以電郵 與本人聯絡。

謝謝！

潘頌詩上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 ① 我是胡秀川，聽障人士，以前在特殊學校讀書。我現時有女兒，也是聽障人士，現時在牛頭角平安福音堂幼稚園讀書。
- ② 我的女兒學習上有些困難，例如老師用口語她完全不明白老師講什麼。非常需要請懂手語的助理老師或助教上堂教書。同一時間一個老師用口語，另一個老師用手語，可以令聽障學生明白及學習，又可以令健聽學生學習手語。
- ③ 希望政府重視及支持，要手語支援（主流學校繼續雙語或手語支援）
- ④ 集中在幼稚園，小學，中學教育，所以他們的期望最大，希望政府要有長遠策略訓練老師手語訓練聾人成為教師。

李晞悅家長

  
19 MAY. 2014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是一位聽障兒童的家長，小女陳盈素今年四歲，患有先天性聽障，左耳嚴重，右耳深度，曾在特殊幼兒中心讀了一年，後來轉到手語口語雙語共融的主流幼稚園就讀。

為什麼要為女兒轉校？其實她在特殊幼兒中心也學到很多，也有進步，而我擔心的是語言環境問題，例如她在特殊幼兒中心時很多時也會有較年長而不太會說話的小朋友學習錯誤的發音，而且到現在還經常發錯，相信就是先入為主吧！當時她甚至手指指或發出「啊」、「啊」聲表達需要。後來她轉到手語、口語雙語共融的主流學校，不久我就發現她說話的內容豐富了很多，說話聲調也自然了，她比之前開心多了，也很喜歡上學，令我最關心的是見到她跟其他健聽的小朋友可以互動溝通。

既然跟其他小朋友可以互動溝通，為什麼還要入讀有手語的學校？其實聾人帶了助聽儀器並不等於健聽，雖然會說話，也聽得到聲音，但在環境嘈或距離較遠的情況下，他們接收到的聲音就會較差，再說，每位聾人的失聽情況也不同，他們可能聽不到某些音調，例如很多聾人也聽不到高音，聽不到就是聽不到，帶什麼儀器也沒有用，試想一句說話聽漏了幾個字，又怎去理解呢？又怎去學習呢？因此手語是絕對幫到他們的！

中文大學現正推行的手語、口語雙語共融計劃不但幫助了聾童解決學習困難，同時也推廣和宣傳了手語和聾人文化，因為同校的健聽同學和家長也同時接收了這些訊息，這正符合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用意。因此請教育事務委員多加關注。

陳盈素家長  
18/11/2014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我的朋友田文慈，今年七歲是個聽障兒童。在學習上有一定的困難，無論在課堂上或生活中都要依靠手語去學習和表達，希望政府可以繼續支援學校的雙語/手語發展，因為手語對聾童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囡囡也是其中一位，未學手語的她連發音說話也有困難。我們都擔心不已，眼見學了手語對她的改變實在大感欣慰，所以希望政府可以支持手語發展，幫助更多聽障人士。謝謝，萬分感激。

田文慈家長 Oh

18-5-14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本人在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當語言研究項目助理，與伙伴小學一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合作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跟學校老師及聾人老師以手語及口語雙語一起協作教導聾生。我與聾人具深切的關係，因家有先天深度聽障的姐姐，還有後天因發高熱引致嚴重至深度聽障的妹妹，聾人每天就在我身旁，大家一起生活和學習，在不同年代不同的環境中，感受極深。

### 小時候我眼中的聾人：「臭脾氣」、笨、無用、怕事、不講理、「牛皮燈籠」

由於家有一對聾人姐妹，家人都不知道該怎樣教育聾小孩，當時七十年代對聾人教育的資訊或援助不多，大家都很擔心又無助。聽說口語能幫助她們，而聾校也使用口語教學，所以我們一家也堅守以口語溝通這方法，可是發現在彼此溝通和聾人學習上卻存有很大的障礙。

由於彼此溝通不了，訊息或想法未能有效傳遞，姐會經常發脾氣，故家中出現爭吵或打罵是閒事，主要看哪一方夠「惡」而就範。而妹妹卻很靜，常坐在一旁發呆，怎問也表達不出她想要的，曾懷疑她是否有其他問題，但原來她是膽小，不敢也不懂和健聽人交流。

姐妹倆都在聾校就讀，學習的都是刪減後的課程，內容程度低，以口語教授竟很多內容都不懂，那時常被我恥笑或氣憤地罵她們「笨」。而姐妹於聾校畢業後，便到主流中學重讀中三，可主流中學教授的內容是比聾校所教的更多更艱深。以口語教授下，她們每天只在課室呆坐，全因完全聽不明白老師的說話，同學也不大理睬她們。當同學參加課外活動時，她們只能躲在一旁背誦課文，校園學習生活不開心，也欠缺友誼。那時教育局每一至兩星期派人到校跟她們補習一小時，可卻用口語教授，她們全不明白。姐妹曾跟教育局的人說在校不開心，卻只能被勸說一句：「忍耐吧！慢慢就會適應。」可在校三年，等不到適應的一天。學習上，當面對一大堆不明白的功課或知識，她們也只是靠「死背爛讀」，甚為痛苦。中五畢業會考，雖然取到最低的分數入讀中六，可是她們真是受不了這樣的學習方法，結果放棄了。

### 我眼中在聾校就讀的聾生：自信心低或過大、沒要求、沒目標、思想負面、成績不理想

後來我在大學時接觸了手語，也開始幫忙做手語翻譯等義務工作。畢業後工作了數年，一次機緣下轉到聾校工作，是校內的「異數」。因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跟聾校合作手語教學計劃，在實驗班內，我主要以手語教學，並輔以口語，跟校內老師以口語為主要教學方向不同。在這兩年工作中我的感受甚深，手語是很奇妙的，它能让聾生明白課堂內容，較我當年單以口語教姐妹來得更為有效！實驗班內的學生藉着手語學習是見其轉變和進步的，他們能表達自己的感受，也積極參與課堂討論，並願意去思考。

學習上有進步，其結果是可喜的！可是，聾生跟健聽人相處的信心和對自己的認同及目標建立動機卻甚低。曾有主流學校健聽生訪校交流，聾生一見到健聽的同學，便會躲在我身後說十分害怕和健聽人交流，他們又因不理解健聽人的想法而不能作出反應或跟對方合作。此外，他們的自信心低，常對新事物感到害怕，會因困難而不願嘗試，對自己的未來或工作也沒有憧憬，永遠只是「不知道」、「求其啦」、「做不到」……做事欠缺目標或自我要求。有些聾生只按自己想法行事，欠缺合理或現實的想法，不聽從別人的意見，只會覺得自己是對的。此外，聾生認為自己將來只是在清潔、包裝、搬運等方面發展，這些工作何需學習呢？作為老師為他們感到心痛！

###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下我對聾生的感受：快樂小孩、滿有自信、閃耀自己的才能

其後轉到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與合作伙伴的主流小學內工作，在手語雙語教育環境下，我看見快樂和具自信的聾小孩！在每班共融班中有六位聾生，他們彼此作伴，跟健聽生一起學習，在這裏有尊重、包容和接納，聾健生表達的能力和活動參與機會均等，不存在不公平或歧視。在這裏，聾生也能與健聽生展現自己的才能！

而校內聾人老師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是聾生的模範，讓聾生知道自己也能成為老師，讓聾生對未來充滿夢想。透過手語，聾生能明白課堂的知識，他們所學的內容與健聽生一樣。而健聽生也從聾人老師中學會了手語，小小年紀已學懂如何與聾人相處和溝通，甚至當起小小的手語翻譯員，讓我們這些成年人也感到汗顏卻又感動。健聽生學懂關懷，學習明白別人的需要。彼此相處融洽，互相幫忙和支持。

計劃至現在已發展七年了，校內建立了共融關愛的環境，校長、老師、家長、工友和學生全都功不可沒。常說學生是社會建立的根基，共融亦是社會發展的趨勢，學校就像一個小社會，讓學生自小學會如何待人處事，這種品德價值的培養，是現今我們社會最需要的！

### 結語

社會上一直對聾人存誤解或歧視源於對聾不了解，彼此也欠缺合適的溝通方法，讓聾人及其家人也深受其苦，自己身在當中有深切感受。其實聾人與健聽人的能力一樣，只是聽不到而已，可聽不到卻讓聾人未能順利地學習，從而影響自己的前途和社經地位。一想到在發展完善的香港，直至今天仍有這種強調聾人以口語學習和禁用手語、聾人沒前途的想法，我覺得真可悲！

或許現在教育局說已在盡力幫這數百位聾生，但有否想過，所用的方法是否適切？此外，數百個聾生其實牽涉了數百個家庭？影響的人數遠遠超於數百人！若一個聾生得不到適切的學習方法，未能發揮其本來的潛質，結果不單是毀了這一聾生，而是影響了整個家庭和社會！何以達至彼此接納和共融呢？

請還給聾人應有的母語—手語，並以聾人作出發點，讓他們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尊重聾人的文化，給予他們應有的公平機會。願香港政府：

1. 落實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要求，訂立清晰的發展計畫，讓聾生無論在主流學校或聾校就讀，都能在課堂上得到手語支援；
2. 培育更多專業人員，如手語支援的老師及言語治療等；
3. 提供專業聾人教育及手語培訓；
4. 發展聾人教師專業培訓，訓練聾人成為教師；及
5. 提供資源，持續支持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發展。

謝謝！祝

工作順利！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語言研究項目助理

潘若詩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 香港聾人協進會

##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香港辦事處  
地址：香港鴨脷洲利澤樓地下18號  
Address: No 18, G/F Lei Chak House, Ap Lei Chau Estate,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3579 2497 短訊 SMS: (852) 5448 1304 傳真 Fax: (852) 2327 7445  
網址 Website: <http://www.hongkongdeaf.org.hk>

九龍辦事處  
地址：香港九龍彩虹邨紫荊樓地下 115號  
Address: No 115, G/F Chi Mei House, Choi Hung Estate,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2327 2497 短訊 SMS: (852) 9204 6324 傳真 Fax: (852) 3104 2497

### 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主流學校手語口語雙語教育推廣」意見書

#### 甲. 現況

2007 年，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合作，為聾生與健聽的學生提供了成功的語言和學習支援，推出了「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此計劃通過學校教師、手語雙語老師、聾人導師及言語治療師的合作，有效地幫助聾生發揮獨特的才能，使他們在學業上獲得良好表現及在校外比賽獲獎；健聽學生亦受到聾及弱聽學童努力不懈的毅力影響，也會珍惜學業及學會共融的理念。另外，本會受到公益金的資助，推行「聾兒通達學習支援計劃」，同時結合手語及口語，幫助聾童及弱聽孩子語言、認知、溝通及情緒的發展，成效亦顯著。簡言之，手語口語雙語教育推廣能協助聾童及弱聽學生於主流學校就讀，除了令有需要的學生可以有效學習外，亦令校內的健聽學生得以學習手語，有助聾童及弱聽學生的溝通，實踐融合教育的宗旨。

可是，現時在主流學校的聾生及弱聽學生支援不是想像中那麼理想的，現時的融合教育強迫聾生及弱聽學生適應主流學校，只著重通過助聽器及人工耳蝸運用剩餘聽力學習，卻不允許以手語進行學習及溝通。此外，不少聾生及弱聽學生均需要用 FM 機協助學習，不少學校老師卻不用 FM 機協助授課，令聾生及弱聽學生難而學習。

#### 乙. 建議

1. 政府應加強聾生及弱聽學生的學校支援，同時承認手語的重要性，為老師提供手語培訓課程及聘用聾人導師，推廣手語雙語學習，以協助強聾生及弱聽學生有效地融入社會；
2. 積極推動校本「個別化學習計劃」，評估個別聾童及弱聽學生的能力與學習需要，訂出明確的發展目標，配以多元化教學策略與個別輔導，以支援學習；
3. 重新檢視「融合教育」政策，為有聾童及弱聽學生的主流學校，提供更



# 香港聾人協進會

##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 香港辦事處

地址：香港鴨脷洲邨利澤樓地下18號  
Address: No 18, G/F Lei Chak House, Ap Lei Chau Estate,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3579 2497 短訊 SMS: (852) 5448 1304 傳真 Fax: (852) 2327 7445  
網址 Website: <http://www.hongkongdeaf.org.hk>

### 九龍辦事處

地址：香港九龍彩虹邨紫薇樓地下115號  
Address: No 115, G/F Chi Mei House, Choi Hung Estate,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2327 2497 短訊 SMS: (852) 9204 6324 傳真 Fax: (852) 3104 2497

多資源，增加特殊教育老師的培訓，聘用聾人導師以協助聾童及弱聽學生克服學習困難及提供模仿對象；

4. 政府應撥款資助主流學校推廣手語雙語共融教學模式，並推廣至中學、小學以至幼稚園，令所有聾生及弱聽學生不至於因缺乏支援而跟不上各階段的學習進度。教育局有責任促進幼稚園、小學及中學之間的溝通，使接收聾童及弱聽學生的學校有更佳的配套。

香港聾人協進會  
2014年5月24日



香港公益金會員機構  
A MEMBER AGENCY OF THE COMMUNITY CHEST



世界聾人聯合會 - 香港代表  
National Member (Hong Kong) of World Federation of the Deaf



世界聾人聯合會亞太地區  
Regional Secretariat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你好各位委員，本人譚春顏是一位健聽人士，兒子譚啟聰今年8歲，是一位深度聽障學童。在他2歲時做了腦桿直入手術，手術後他能聽到聲音但分辨不到，現就讀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1年班，它全港唯一的一間手語雙語教學的主流學校。感恩兒子能夠在手語雙語教育下讀書成長。但好景不常，我們家長聽到一個壞消息就是支持手語教學賽馬會基金今年7月31日張會結束了。雙語計畫也隨著結束了，沒有手語的情況下聾童未來發展受影響，政府能聽聽我們家長的訴求嗎？

回想兒子在2歲時入讀特殊學校，老師每天上堂用口語教學，看到老師是很用心地去教他的，但兒子是聽障的聽不到老師說什麼，所以學不到知識，幫助不大，在日常生活里家人也難以和他溝通。他的性格變得粗魯，野蠻，因為他不會表達自己，在他三歲時我轉校了，參加了中文大學手語雙語共融計畫，入讀了一間有手口語教學的幼稚園（平安福音堂幼稚園）能夠和健聽小朋友一起讀書我們聽障小朋友多了說話的機會，在課堂上有2位老師，一位是用口語教學另一位是聾人老師用手語翻譯。現在兒子能夠說話和表達自己了，信心也有了。為了能夠和孩子融合地溝通，我們一家人也努力地學習手語。

手語雙語學習是 對聾童非常重要的。期望政府正視手語雙語教育。實施手語支援，在主流學校繼續手語雙語教學。

譚春顏

2014-5-27

從我的 iPhone 傳送



LOCK TAO SECONDARY SCHOOL

樂道中學

Mei Lam Estate, Shatin, N.T. 新界沙田美林邨

Tel 電話: 2602 1000

Homepage 網址: <http://www.locktao.edu.hk>

Fax 傳真: 2692 7712

Email 電郵: [school@locktao.edu.hk](mailto:school@locktao.edu.hk)

立法會秘書處執事先生/小姐鈞鑒：

本人為樂道中學副校長，負責課程與學務。今年本校首度取錄聾童，現共有五名，但在照顧他們的學習需要之時才發覺殊不簡單。原來聾童因受聽障所限，未能充份了解新訊息，使之只能透過已有知識來把握新訊息的涵意，致使他們對事物的認識與其真確意義時有誤差。此情況往往不易為人察覺，須經老師再三查證。故本校已增撥資源聘請懂手語的教學助理於授課時，以手語協助，讓聾童有多一個媒介去鞏固所學。經檢視後，發現此舉能有效幫助聾童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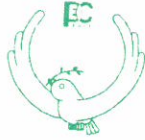
有見及此，本人希望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能通過經常性撥款，支持香港中文大學「手語雙語共融計劃」，推廣手語，讓廣大市民能明白聾人的困難，消除誤會，推動融合。同時亦為聾童學習提供多一種溝通媒介，幫助他們突破天生的限制，讓他們得以掌握所學，使他們與健聽人士於社會上享有同等的上游機會，最終使香港成為一個真正公平、共融的城市。敬請

鈞安

樂道中學副校長

劉慧儀 啓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牛頭角)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Kindergarten (Ngau Tau Kok)

校址: 香港九龍牛頭角上邨常滿樓地下

G/F, Sheung Mun House, Upper Ngau Tau Kok Estate, Kowloon, Hong Kong

Tel: 27769285

Fax: 27768913

Website : <http://www.peck.edu.hk> E-mail: [ntk.info@peck.edu.hk](mailto:ntk.info@peck.edu.hk)

敬啓者：

本園於 2006 年 8 月參加了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試行的融合計劃，讓聾童能進入主流學校。是項計劃不但提升聾童的學習能力，亦同時惠及健聽學童的口語及語文發展。

在過去七年多的日子裡，合共有四十多位的聽障兒童受惠。他們與聽覺正常的兒童一同參與融合班，籍着言語治療師、手語雙語教師、聾人導師及主流學校教師的合作，透過具創意的語言訓練、課程設計和教學活動，彼此學習溝通及解決相處的問題。透過手語的學習及老師的協調，聽障和健聽的學童都學會互諒互讓、互相幫助、互相尊重和彼此接納的態度。

除了彼此融洽相處外，在共融計劃下，本園亦加強了手語的學習、視覺教材的運用及閱讀圖書的氣氛。在手語學習方面，本園不單安排聽障兒童在自己班別進行手語學習，更籍合班早會的時間，向全校兒童引入手語學習。根據我們觀察，聽障兒童因本身智能與一般兒童沒有分別，他們實在具備在主流學校就讀的能力，只是，以往沒有適當配套，所以學習就顯得異常困難。另外，有些兒童的聽力障礙實在非常嚴重，起初入學時，他們雖然有五歲、六歲，但連簡單句子也沒有，若沒有授予的支援，實在無法學習。當課堂中具備手語，減低他們的溝通障礙，他們一樣可以接受主流教育，及早融入主流社會。事實上，園內的兒童對學習手語非常投入，他們樂於用手語唱歌、與聾人老師打招呼及與聽障同學溝通。在日常教學方面，老師因應聾童的學習需要，更多採用多感官的教學模式，加入了很多視覺教材，讓所有的兒童更能吸收學習內容，而課堂的學習氣氛也變得積極及投入。在閱讀圖書的氣氛方面，為配合融合計劃，本園特別安排早上伴讀及個別進行語文活動的時間，從而增加兒童的閱讀量。在這八年間，本園的兒童語文能力有顯著的進步。是項成果經採用李輝博士(1998)的兒童中文識字量評估測試得以確認，對本園同工亦非常鼓舞。

融合計劃於今年即將結束。本園深感惋惜，但願政府能落實下面的政策：

- (一) 香港政府應落實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要求，訂立清晰的發展計劃，讓聾生無論在主流學校或聾校就讀，都能在課堂上得到手語支援；
- (二) 政府應提供專業聾人教育及手語培訓；
- (三) 培育更多能有效進行口語訓練(包括口頭語和書面語)及手語支援的老師及言語治療等專業人員；
- (四) 政府應發展聾人教師專業培訓，訓練聾人成為教師；及
- (五) 政府應提供資源，繼續在香港發展手語雙語共融教育。

此致

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牛頭角)校長

李麗芬

李麗芬女士謹啓

二零一四年五月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您好！

我是鄧永杰的妈妈，是一位新移民家庭主妇。小孩13岁了是位聋童，2只耳朵听力都在100分貝以上。从小我们只能教他表面上的物体和读字，词语、词句上的意思就好难解释让他理解。

7岁时跟了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计划后，在各方面都进展好快，永杰很喜欢在学校的生涯。因他很难听完整老师讲出的一段句子，在有手语的帮助下就能明白老师说的是什么了。他听觉不好，但智力正常。

我们希望他一路上成长的时期能受到最佳的教育方式。希望政府能拨款来支援手语双语共融教育。

让更多的聋童长大后也能回报社会！

鄧永杰妈妈：晏四华

2014年5月20日。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您好！

我是鄧永杰，是個一位聾童。我在學校生活得非常好，因為有一位健聽和一位聾人老師教導我們，有了手語的教導，我就明白了很多新知識。如果沒有手語的教導，現在我不會取得到更好的成績，還不會和健聽同學交流，會被他們欺負，智力會很低。所以希望政府你們請支持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讓更多聾童有讀書的機會和希望。

鄧永杰

2014/5/20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陳維保為陳穎彤之家長

現時小朋友已十四個月大。並自由  
專科醫生證實小朋友患有中度至  
嚴重聽障。

經過手語及口語之課堂後，小朋友  
更加容易理解及吸收日常用語。

希望政府能盡快撥多些基金及資源於  
聽障教育機構，讓小朋友能享用雙  
語教學。

陳穎彤家長

17/5/2014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劉栢賢乃是小女劉佩璇的父親，本是健聽人士現職於 AXA IT Helpdesk。相信是太太的關係女兒遺傳了弱聽，現在聽力只有正常人30%左右，需要佩戴耳機協助接收環境聲音，我並沒有覺得小女的情況是十分糟，至少她十分可愛，是我們一家中或是人生中的小天使。我們當然是想給她最好的支援及教育，無奈的是香港資源十分缺乏！對！至少還有耳機這類私人服務而政府願意資助，我們是很感激的。但配戴耳機不等於聽力完全正常，感覺像是把手指用力~~塞~~捂著耳洞去聽，其他人說話，總有一些音調是不清晰；配戴耳機後就像掩著耳朵聽人說話是好一點，但還是不完全接收到信息。

自加入了聾人文化後——即是開始從嬰兒手語班認識他們後，發現政府並不<sup>是</sup>完全支援雙語計劃時候感到訝異，再~~加~~加上坊間一些市民們對聽障人士的想法，感覺是孤立無援。

像美國政府一樣，他們會聘請 ~~一個~~ 或是安排  
一個手語助手在聾人身邊協助上課學習，小  
弟亦親身與一位全聾的大學博士溝通，當然是  
透過手寫或電子郵件，其實他們與正常人無異  
(行為上)，但所看到的世界卻比我們闊。

現在中文大學所舉辦的雙語班，不但令我們  
加深對手語的認識，還令我學懂多一款溝通橋  
樑與子女甚至是聾人通訊，世界再看多了一點。  
希望政府全力支持雙語教育，去幫助這一代及  
未來的聾童，不要放棄他們，不勝感激，謝謝你

劉佩韋 家長

12/5/2014

Thank you very much!

We ~~are~~ need your help!

取：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本人是薛海琳，中度的聽，本人媳劉佩璇，同我一樣有的聽，不過，深度的聽，先生健聽。

本人作為親身經歷由小到大所遇到的困難，再十分明白女兒將來成長的需要和設施，本人由一歲半開始帶助聽器，直至上學，沒有任何政府手語，因為當時政府未有推行手語班等等的支援，只有提供供配戴助聽器和額外補習幫助進度，加上當時教育處介定初聽人士為聾啞人士，本人被教育處安排入讀特殊學校，幸得本人媽媽為本人爭取入主流學校並提供融合教育，但仍然對學習上有很多不足，~~上~~上學期間，老師雖然自用咪改大聲量，但未必收到100%程度的資訊，就算提問多次或補習，都不能解決需要，如果政府一早推行手語班，我十分相信結果不會的像現在本人找工作困難，對知識也仍知半解，本人十分好希望為本人女兒及其他初聽人士的將來，政府必須為我們堅定推廣，提供支援，將來他們，包括我女兒將來有機會為社會貢獻，是有能力獨立生活等，對他們將來影響是十分重要的。

除政府繼續推行手語，希望增加主流學校開設雙語，手語的數量。以便作為家長，方便了孩子的需要，期望政府不要認為這些只是小事，你們任何決定，行動對大家將來，不要埋沒他們！現在本人雖然有工作，但是過往員工遭催主因為這些原因而離職，並不是因為能力或其他原因，政府要多做宣傳，讓其他人對初聽解開成見。

劉佩璇家長

17/5/2014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我的女兒今年十三歲，天生深度聽障，達到一百二十分貝，基本上連飛機的聲音也聽不到。由於耳蝸發展不良，所以不適合做人工耳蝸手術，單憑耳機擴音效果不好，對於日常溝通及學習有很大困難。

正當本人及家人為女兒的教育問題擔憂之際，我得知有中文大學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於是我和太太及女兒一同參與計劃，學習手語溝通；女兒入讀牛頭角平定福音堂幼稚園，在手語雙語的學習氣氛之下，她快樂及愉快的成長。之後成功入讀了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得到有系統的支援及幫助，愉快學習，得到接納和包容，快將完成六年級的小學生活。

聽障兒童一般面對的學習困難主要源於聽不到或聽不清楚，導致有誤解或不明白。手語本身就是一種視覺輸入的語言，由於有手語的協作，在聾人老師及課堂老師的幫助下，不論聽障與否皆能得到裨益，相互幫助，互相合作，共同成長。我的女兒在手語雙語的教育環境下學習很有效率，吸收知識的能力得到提昇，實在對她有着巨大的支援作用。

得到平等及優質的教育機會是予生俱來的一種權利，也應該是政府對市民的基奉承諾和責任。

手語對聽障人士尤其重要，社會對他們的支援亦應該是最基本的提供，令致他們可以和世界及社群溝通。奈何教育當局總是忽略我們的訴求，令人氣結。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成效有目共睹，不單聽障孩子受惠，正常聽力的學童在學習上也有幫助；再者，在品德教育上他們也學會了接納和尊重別人。實在是一個人人得益的好計劃。

我在這裏懇請特首先生能體察民情，在學校推行手語協作教學，在主流學校繼續手語雙語的教學計劃，給孩子一個機會。

聽障學童家長

王志德醫生

19-5-2014



致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本人為主流學校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十六年，自香港中文大學手語雙語共融教育小學計劃開展，一直參與該項目之研究及發展工作，見證著聾生和健聽學生一同讀書，一同遊戲，一同成長。因得到計劃的幫助，聾生可以投入參與在主流學校的課堂內外活動，發展口語之同時亦發展手語，可以用口語或手語與健聽老師、聾人老師、健聽同學溝通，自信心因而得已建立起來。以手語口語學習，更有利掌握和理解知識，應付主流學校的課程。因得到計劃的幫助，健聽學生更了解及接納聾同學，在學習上互相扶持幫助，亦可以學懂手語，與聾人老師和聾同學用手語溝通，有的更能勝任為小小翻譯員。計劃至今已八年，達至融合教育的指標，創造出手語雙語共融新的教育模式，成效有目共睹。

捐助此計劃之基金將於今年七月三十一日完結，正意味著手語雙語共融教育將會在港消失，這是非常可惜的事。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責任延續此計劃，提供高水平的融合教育服務。教育局在二零零八年已編制「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致力使學校能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締造共融的校園，但成效未見顯注。手語雙語共融教育是真正的融合教育，聾健學生相處融洽，彼此學習，營造關愛、尊重、互助、共融校園。按照平等機會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擬備的《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已清楚訂明聾人應得到《條例》下法律保障的權利，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有權利入讀主流學校，「如因殘疾人士要使用輔助器材，或要由助理人員（例如：傳譯員、閱讀者或照料者）陪同而給予該殘疾人士較差的待遇，這種行為即屬殘疾歧視。」聾生必需手語支援，現時得到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幫助才得到好的待遇，如手語老師、手語傳譯員服務等。隨著計劃結束，所有支援隨即消失，給予聾生的是較差的待遇，這起不是殘疾歧視嗎？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生效。《公約》第二十四條清楚訂明*確認殘疾人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確保以最適合個人情況的語文及交流方式和手段，在最有利於發展學習和社交能力的環境中，向盲、聾或聾盲人，特別是盲、聾或聾盲兒童提供教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理應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規定，於本港主流學校提供聾生手語支援，把手語納入融合教育，延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提升本港融合教育的質素。

方敏菁老師  
2014年5月21日

致：教育事務委員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

本人楊玲小女劉凱淇現年6歲就讀平安福音堂幼稚園K3。自從出生患有先天性深度之嚴重弱聽。在2歲的時候入讀特殊幼兒中心。接受特殊學校早期訓練。當時凱淇性格脾氣差。經常發憤。不能語言表達情感。經常在學校。在家打人。無禮貌。無論與父母或同學或家人都溝通困難。在學習上非常困難。主要原因是聽障的問題。使她不能表達。亦不能理解。而且當時凱淇非常不喜歡上學。早上返學發脾氣。因此本人對此情況一籌莫展。感覺非常慌惶。想用盡方法幫助小女。但又不知如何是好。在特殊幼兒中心返學期間。學校教凱淇認識顏色。但是學了整個學期還是不能分辨及清楚表達顏色。後來找去一個家長朋友。提議我在家中用手語教她學顏色。結果不到兩三個星期後凱淇已經可以準確分辨顏色。此進步俾我好大鼓舞。決定幫凱淇接觸手語教學。在2011年轉校到平安福音堂幼稚園。手語及語英融合教育計劃。在雙語老師的幫助下。凱淇現時性格變得開心。有禮貌。少發脾氣。能表達多種情感。以及自己的意願。現在在

學校地少打緊，有人在同學之間可以良好的溝通  
凱淇現時好鍾意返學... 佢和他對話有時用雙語  
有時用口語 她佢完全明白而且作出即時的对等  
在學習方面也有很大的進步 在中文大學手語雙語  
共融教育計劃的適切性 使凱淇在聆聽學習  
表達性格上得到良好的進展 不僅是小朋友學習  
進步 我們大人也從此計劃 獲益良多 我學會了手  
語 可以和孩子溝通更明白了 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重要  
性 作為家長 孩子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衷心  
希望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可以繼續下去 让更多像  
凱淇一樣的小朋友可以受惠 我們不希望此計劃終止。  
希望政府重視手語雙語常規教育 而不單是依靠慈  
善團體的贊助 這樣的話 有聽障的小朋友就可以  
長期的受惠 而不會因經費短缺等等原因影響了小  
朋友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

劉凱淇家長：楊玲

2014年5月18日

給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本人是一位深度聽障學童的家長。本人的女兒今年十三歲就讀於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六年班。本人的女兒天生失聰，連飛機在上空飛過也聽不到任何聲音。自三個月大開始接受語言訓練，但幫助不大。唯參加了「中文大學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後，學懂手語，才能從手語教學中學習。自從她加入了「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後，她先入讀了牛頭角平安福音堂K3班與健聽和聽障小朋友一起學習。雖然我的女兒聽不到任何聲音，但她在這裏用手語和其他健聽小孩一起學習，一起遊戲。在這裏真正感受到共融學習的氣氛。上了小一後，她入讀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在這所學校，她進入了共融班。她的班上有其他五位與她一樣聽障程度不一樣的聽障小孩，其餘是二十四位健聽的學生。在課堂上，有兩位老師教學。一位是主科老師，另一位是聾人老師。主科老師在講解時，聾人老師會用手語講解給聾童

知道，他們學習內容是一樣，和其他同學是一樣，沒有分別。在小组討論中，我的女兒可以用手語和其他健聽同學分享意見。试想如果沒有手語，我的女兒怎能和他們一樣地學習？如果沒有這個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她又怎能在一所主流學校學習，又怎能感受到社會給她的共融氣氛？

我的女兒很喜歡這種共融模式上課。她是有權選擇自己學習的模式。如果沒有這個計劃，她便不能選擇以手語學習，這樣是剝奪她學習的權利，她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機會。這是一個公平的社會嗎？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實施手語支援，在主流學校繼續手語雙語教學。

家長

蔡紫雲上

19-5-2014